

鏡花緣故事

少年兒童出版社



7.47

(9-4)



鏡兒緣故事

李汝珍原著
本社節選



3 0475 5610 9

少年兒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是从李汝珍著的“鏡花緣”中節选來的。書中叙述了唐敖、林之洋、多九公出海經商，經過君子國、大人國、小人國、女兒國等許多國家，他們在這些國家里看到許多希奇的有趣的事情。作者通过这些叙述，对封建社会作了無情的諷刺，并表達了自己的理想。



鏡 花 緣 故 事

李 汝 珍 原 著

本 社 節 选 趙 白 山 裝 幀

*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号

上海國光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文7002 (初中)

开本 787×1092 1/28 印張 2 11/14 字數 39000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0 定價(3) 0.17 元

目 錄

唐敖出洋远游	1
东口山所見	3
君子國	6
大人國	10
聶耳國	12
無腸國	13
犬封國和鬼國	14
元股國救人魚	15
無臂國和深目國	16
黑齒國	17
小人國	21
長人國	23
白民國	25
淑士國	29
兩面國	35
穿胸國	37
厭火國人魚报傳	38
从寿麻國到長臂國	40
翼民國	42
伯慮國	43
女兒國	44
林之洋遭難	47
唐敖治水	53
軒轅國	62
唐敖入仙山	67

唐
教



林之洋



多九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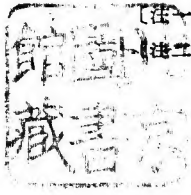
唐敖出洋远游

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在嶺南地方，有个讀書人，名叫唐敖。那一年，唐敖進京赴試，虽然中了探花，不意有人上了一本，言：“唐敖曾在長安同徐敬業、駱賓王、魏思溫、薛仲璋等，結拜异姓弟兄。后來徐、駱諸人謀为不軌，唐敖虽不在內，但昔日既与叛逆結盟，究非安分之輩。今名登黃榜〔注一〕，將來出仕，恐不免結党营私。請旨謫为庶人〔注二〕，以为結交匪类者戒。”本章上去，武后就仍旧降唐敖为秀才。唐敖心灰意懶，也不想回家，就自己帶着行囊，到各处游玩，暫解愁煩。一路上逢山起早，遇水登舟，游來游去，業已半載，轉瞬臘尽春初。这日，不知不觉到了嶺南，前面已是妻舅林之洋的住处。

于是把船攏到妻舅林之洋門首。只見里面挑發貨物，匆匆忙忙，倒像远出样子。原來林之洋素日作些海船生意。常常帶了妻子呂氏，女兒婉如，飄洋过海販賣貨物。如今林之洋又去販貨，忽見唐敖到他家來。彼此道了久闊，讓至內室，同呂氏見禮。

〔注一〕 指考試錄取名單的榜示。

〔注二〕 沒有功名和官職的平民。



唐敖道：“我們相別許久，今日見面，正要談談，不意府上如此匆忙。看这光景，莫非舅兄就要远出么？”林之洋道：“俺因連年多病，不曾出門。近來喜得身子強壯，販些零星貨物到外洋碰碰財運，強如在家坐吃山空。这是俺的旧營生，少不得又要吃些辛苦。”唐敖听罢，正中下怀，因趁勢說道：“小弟因內地山水連年游玩殆遍，近來毫無消遣。而且自从都中回來，郁悶多病，正想到大洋看看海島山水之勝，解解愁煩。舅兄恰有此行，真是天緣湊巧。万望攜帶攜帶！小弟帶有路費數百金，途中斷不有累。至于飯食舟資，悉听分付，無不遵命。”林之洋道：“妹夫同俺骨肉至親，怎說船錢飯食來了！”因向妻子道：“大娘：你听妹夫这是甚話！”呂氏道：“俺們海船甚大，豈在姑爺一人。就是飯食，又值几何。但海外非內河可比，俺們常走，不以为意；若胆小的，初上海船，受了風浪，就有許多驚恐。你們讀書人，茶水是不离口的，盥漱沐浴也日日不可缺的；上了海船，不独沐浴一切先要从簡，就是每日茶水也只能略潤喉嚨，若想尽量，却是難的。姑爺平素自在慣了，何能受这辛苦！”唐敖道：“小弟素日常听令妹說：‘海水極咸，不能入口，所用甜水，俱是預裝船內，因此都要撙節。’恰好小弟平素最不喜茶，沐浴一切更是可有可無。至洋面風浪甚險，小弟向在長江大湖也常行走，这又何足为奇。”

林之洋見妹夫執意要去，只得應允。就劝唐敖買些貨物碰碰机会。唐敖走到市上，買了許多花盆并几担生鉄回來。林之洋道：“妹丈帶这花盆，已是冷貨，難以出脫；这生鉄，俺見海外到处都有，帶这許多，有甚用处？”唐敖道：“花盆虽系冷貨，安知海外無惜花之人。倘乏主顧，那海島中奇花异草，諒也不少，就以此盆栽植數种，沿途玩賞，亦可陶情。至于生鉄，如遇買主固好；設難出脫，舟中得此，亦压許多風浪，縱放數年，亦

無朽坏：小弟熟思許久，惟此最妙，因而買來。好在所費無多，舅兄不必在意。”林之洋听了，明知此物难以退回，只得点头道：“妹夫这话也是。”不多时，收拾完畢，大家另坐小船，渡上海船。众水手把貨發完，趁着順風，揚帆而去。

此时正是正月中旬，天气甚好，行了几日，到了大洋。唐敖四围眺望，只見水天相接，心中甚喜。走了多日，繞出門戶山，順風飄來，也不知走出若干路程。林之洋本來敬重唐敖，但可停泊，必令妹夫上去。途中虽因游玩不無耽擱，但是飄洋之人，以船为家，多走几时也不在意。

东口山所見

这日正行之际，迎面又有一座大嶺。唐敖道：“請教舅兄：此山較別处甚覺雄壯，不知何名？”林之洋道：“这嶺名叫东口山，是东荒第一大嶺。聞得上面景致甚好。俺路过几次，从未上去。今日妹夫如高兴，少刻停船，俺也奉陪走走。”唐敖听見“东口”二字，甚覺耳熟，偶然想起道：“此山既名东口，那君子國，大人國，自然都在鄰近了？”林之洋道：“这山东連君子，北連大人，果然鄰近。妹夫怎么得知？”唐敖道：“小弟聞得海外东口山有君子國，其人衣冠帶劍，好讓不爭。又聞大人國在其北，只能乘云而不能走。不知此話可确？”林之洋道：“当日俺到大人國，曾見他們國人都有一層雲霧把脚托住，走路并不費力。那君子國無論甚人，都是一派文气。这两國过去，就是黑齒國，渾身上下，無处不黑。其余如聶耳、無腸、犬封、元股、毛民、無啓、深目等國，莫不奇形怪狀，都在前面。將來到彼，妹夫去看看就曉得了。”

說話間，船已泊在山脚下。郎舅两个下船上了山坡。林之洋提着鳥槍火繩，唐敖身佩寶劍，曲曲弯弯，越过前面山头，四处一看，果是無窮美景，一望無際。只見远远山峰上走出一個怪獸，其形如猪，身長六尺，高四尺，渾身青色，兩只大耳，口中伸出四個長牙，如象牙一般，拖在外面。唐敖道：“這獸如此長牙，却也罕見。舅兄可知其名么？”林之洋道：“這個俺不知道。俺們船上有位舵工，剛才未邀他同來。他久慣飄洋，海外山水，全能透徹，那些異草奇花，野鳥怪獸，無有不知。將來如再游玩，俺把他邀來。”唐敖道：“船上既有如此能人，將來游玩，倒是不可缺的。此人姓甚？也還識字么？”林之洋道：“這人姓多，排行第九，因他年老，俺們都稱多九公，他就以此為名。那些水手，因他無一不知，都同他取笑，替他起個反面綽號，叫作‘多不識’。幼年也曾入學，因考不中，棄了書本，作些海船生意。後來消折本錢，替人管船拿舵為生。為人老誠，滿腹才學。今年八旬向外，精神最好，走路如飛。”恰好多九公從山下走來，林之洋連忙點手相招。唐敖迎上去和多九公相見。林之洋道：“九公想因船上拘束，也來舒暢舒暢？俺們正在盼望，來的恰好。”因指道：“請問九公：那個怪獸，滿嘴長牙，喚作甚名？”多九公道：“此獸名叫‘當康’。其鳴自叫。”話未說完，此獸果然口呼“當康”，鳴了幾聲，跳舞而去。

唐敖正在眺望，只覺從空落一小石塊，把頭打了一下，不由吃驚道：“此石從何而來？”林之洋道：“妹夫：你看那邊一群黑鳥，都在山坡啄取石塊。剛才落石打你的，就是這鳥。”唐敖進前細看，只見其形似鴉，身黑如墨，嘴白如玉，兩只紅足，頭上斑斑點點，有許多花文，都在那里啄石，來往飛騰。林之洋道：“九公可知這鳥搬取石塊有甚用處？”多九公道：“當日炎帝有個少女，偶游東海，落水而死，其魂不散，變為此鳥。因懷生

前落水之恨，每日銜石吐入海中，意欲把海填平，以消此恨。”

唐敖聞多九公之言，不覺嘆道：“小弟向來以為銜石填海，失之過痴，必是後人附會。今日目睹，才知當日妄議，可謂‘少所見多所怪’了。據小弟看來：此鳥秉性虽痴，但如此難為之事，並不畏難，其志可嘉。每見世人明明放着易為之事，他却畏難偷安，一味蹉跎；及至老大，一無所能，追悔無及。如果都像精衛這樣立志，何患無成！”

林之洋道：“九公：你看前面一帶樹林，那些樹木又高又大，不知甚麼樹？俺們前去看看。如有鮮果，摘取幾個，豈不是好？”登時都至崇林。迎面有株大樹，長有五丈，大有五圍；上面並無枝節，惟有無數稻鬚，如禾穗一般，每穗一個，約長丈余。唐敖道：“古有‘木禾’之說，今看此樹形狀，莫非木禾么？”多九公點頭道：“可惜此時稻還未熟。若帶几粒大米回去，倒是罕見之物。”唐敖道：“往年所結之稻，大約都被野獸吃去，竟無一顆在地。”林之洋道：“這些野獸就讓嘴饞好吃，也不能吃得顆粒無存。俺們且在草內搜尋，務要找出，長長見識。”說罷，各處尋覓。不多時，拿着一顆大米道：“俺找着了。”二人進前觀看，只見那米有三寸寬，五寸長。唐敖道：“這米若煮成飯，豈不有一尺長么？”多九公道：“此米何足為奇！老夫向在海外，曾吃一個大米，足足飽了一年。”林之洋道：“這等說，那米定有兩丈長了？當日怎樣煮他？這話俺不信。”多九公道：“那米寬五寸，長一尺。煮出飯來，虽無兩丈，吃過後滿口清香，精神陡長，一年總不思食。此話不但林兄不信，就是當時老夫自己也覺疑惑。後來因聞當年宣帝時背陰國來獻土產品，內有‘清腸稻’，每食一粒，終年不飢，才知當日所食大約就是清腸稻了。”林之洋道：“怪不得今人射箭靶，每每所發的箭離那靶子還有一二尺遠，他却大為可惜，只說‘差得一米’，俺听了

着实疑惑，以为世上那有那样大米。今听九公这话，才知他说‘差得一米’，却是煮熟的清肠稻！”唐敖笑道：“‘煮熟’二字，未免过刻。舅兄此话被好射歪箭的听见，只怕把嘴还要打歪哩！”

当时天色已晚，三个人急忙从原路回去。到了船上，把大米给吕氏和婉如看了，大家都说稀奇。

君子國

不多几日，到了君子國，將船泊岸。林之洋上去賣貨。唐敖因素聞君子國好讓不爭，想來必是礼乐之邦，所以約了多九公上岸，要去瞻仰。

二人隨即進城，只見人烟輳集，作買作賣，接連不斷。衣冠言談，都與中國一樣。唐敖見言語可通，因向一位老翁問其何以“好讓不爭”之故。誰知老翁听了，一毫不懂。又問國以“君子”为名是何緣故，老翁也回不知。一連問了几个，都是如此。多九公道：“据老夫看來：他這國名以及‘好讓不爭’四字，大約都是鄰邦替他取的，所以他們都回不知。剛才我們一路看來，那些‘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光景，已是不爭之意。而且士庶人等，無論富貴貧賤，舉止言談，莫不恭而有礼，也不愧‘君子’二字。”唐敖道：“話虽如此，仍須慢慢觀玩，方能得其詳細。”

說話間，來到鬧市。只見有一隸卒在那里買物，手中拿着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却討恁般賤价，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务求將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唐敖听了，因暗暗說道：“九公：凡買物，只有賣者討价，買者还价。今賣者虽討过价，那買者并不还价，却要添价。此等言談，倒也罕聞。”只听賣貨人答道：“既承照

顧，敢不仰体！但適才妄討大价，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价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敝貨并非‘言無二价’，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价，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唐敖道：“‘漫天要价，就地還錢。’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至‘并非言無二价，其中頗有虛頭’，亦是買者之話。不意今皆出于賣者之口，倒也有趣。”只听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价，反說小弟克己，豈不是太不為別人着想了？凡事总要彼此無欺，方為公允。試問那個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之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付价，拿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那里肯依。只說“价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走过兩個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价拿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唐、多二人不覺暗暗點頭。

走未數步，市中有個小軍，也在那里買物。小軍道：“剛才請教貴价若干，老兄執意各教，命我酌量付給。及至遵命付价，老兄又怪過多。其實小弟所付業已刻減。若說過多，不獨太偏，竟是‘違心之論’了。”賣貨人道：“小弟不敢言价，听兄自付者，因敝貨既欠新鮮，而且平常，不如別家之美。若論价值，只照老兄所付減半，已屬過分，何敢謬領大价。”唐敖道：“‘貨色平常’，原是買者之話；‘付价刻減’，本系賣者之話；那知此处却句句相反，另是一種風气。”只听小軍又道：“老兄說那里話來！小弟于買賣虽系外行，至貨之好丑，安有不知。以丑為好，亦愚不至此。第以高貨只取半价，不但欺人過甚，亦失公平交易之道了。”賣貨人道：“老兄如真心照顧，只照前价減半，最為公平。若說价少，小弟也不敢辯，惟有請向別处再把價錢談談，才知我家并非相欺哩。”小軍說之至再，見他執意不賣，只得照前減半付价，將貨略略選擇，拿了就走。賣貨人忙攔住道：



“老兄为何只將下等貨物选去？难道留下好的給小弟自用么？我看老兄如此討巧，就是走遍天下，也难交易成功的。”小軍發急道：“小弟因老兄定要減價，只得委曲從命，略將次等貨物拿去，于心庶可稍安。不意老兄又要責備。且小弟所買之物，必須次等，方能合用；至于上等，虽承美意，其實倒不適用了。”賣貨人道：“老兄既要低貨方能合用，這也不妨。但低貨自有低價，何能付大價而買丑貨呢？”小軍听了，也不答言，拿了貨物，只管要走。那過路人看見，都說小軍欺人不公。小軍難違眾論，只得將上等貨物，下等貨物，各携一半而去。二人看罢，又朝前進，只見那邊又有一个農人買物。原來物已買妥，將銀付過，携了貨物要去。那賣貨的接過銀子仔細一看，用戥秤了一秤，連忙上前道：“老兄慢走。銀子的分量和成色都錯了。此地向來買賣都是大市中等銀色，今老兄既將上等銀子付我，自應將色扣去。剛才小弟秤了一秤，不但銀水未扣，而且戥頭過高。此等平色小事，老兄有余之家，原不在此；但小弟受之無因。請照例扣去。”農人道：“些須銀色小事，何必一个小錢都要較量。既有多余，容小弟他日奉買寶貨，再來扣除，也是一樣。”說罢，又要走。賣貨人攔住道：“這如何使得！去歲有位老兄照顧小弟，也將多余銀子存在我處，曾言后來買貨再算。誰知至今不見。各處尋他，無從歸還。據小弟愚見：与其日后買物再算，何不就在今日？況多余若干，日子久了，倒恐難記。”彼此推讓許久，農人只得將貨拿了兩樣，作抵此銀而去。賣貨人仍口口声声只說“銀多貨少，过于偏枯”。奈農人業已去遠，無可如何。

唐敖道：“如此看來，這几个交易光景，真當得起‘君子’兩字。”

他們回到船上。林之洋早回來了。原來這里商販很多，各種貨物都很充足，林之洋見沒有生意可做，便開船離開君子國。

大人國

走了几日，到了大人國。林之洋因此处与君子國地界毗連，看來也难得好市价，所以不去賣貨。因唐敖要去游玩，即約多九公一齐登岸。唐敖道：“当日小弟聞大人國只能乘云而不能走，每每想起，恨不能立刻見見，今果至其地，真是天从人願。”多九公道：“到虽到了，离此二十余里，才有人烟。我們必須趲行。恐回來过晚，路上不便。且前面有一危嶺，岔路甚多。他們國中就以此嶺为城：嶺外俱是稻田，嶺內才有居民。”走了多时，离嶺不远，田野中已有人烟。其人較別处略長二三尺不等。行动时，下面有云托足，随其轉动，离地約有半尺；一經立住，云即不动。三人上了山坡，曲曲折折，繞过两个峰头，前面俱是岔路，走來走去，只在山內盤旋，不能穿过嶺去。多九公道：“看这光景，大約走錯了。恰好那边有个茅庵，何不找个僧人問問路徑？”登时齐至庵前。正要敲門，前面來了一个老叟，手中提着一把酒壺，一个猪首，走到庵前，推开庵門，意欲進去。唐敖拱手道：“請教老丈：此庵何名？里面可有僧人？”老叟听罢，道声“得罪”，連忙進內，把猪首、酒壺放下，即走出拱手道：“此庵供着觀音大士。小子便是僧人。”林之洋不觉詫异道：“你这老兄既是和尚，为甚并不削髮？你既打酒買肉，自然养着尼姑了？”老叟道：“里面虽有一个尼姑，却是小僧之妻。此庵并無別人，只得小僧夫妇自幼在此看守香火。至僧人之称，國中向無此說，因聞中國自漢以后，住庙之人俱要削髮，男謂之僧，女謂之尼，所以此地也遵中國之例，凡入庙看守香火的，虽不吃齋削髮，称謂却是一样。即如小子称为僧，小子之妻即称为尼。——不知三位

“从何到此？”多九公告知來意。老叟躬身道：“原來三位却是中國大賢！小僧不知，多多有罪。何不請進獻茶？”唐敖道：“我們還要趕過嶺去，不敢在此耽擱。”林之洋道：“你們和尚尼姑生出兒女叫作甚么？难道也同俺們一樣么？”老叟笑道：“小僧夫婦不過在此看守香火，既不違條犯法，又不作盜為娼，一切行為，莫不與人一樣，何以生出兒女稱謂就不同呢？大賢若問僧人所生兒女喚作甚么，只問貴處那些看守文廟的所生兒女喚作甚么，我們兒女也就喚作甚么。”唐敖道：“適見貴邦之人都有雲霧护足，可是自幼生的？”老叟道：“此云本由足生，非人力可能勉強。其色以五彩為貴，黃色次之，其餘無所區別，惟黑色最卑。”多九公道：“此地离船往返甚遠，我們即懇大師指路，趁早走罷。”老叟于是指引路徑，三人曲曲弯弯穿过嶺去。

到了市中，人烟輳集，一切光景，与君子國相仿。惟各人所登之云，五顏六色，其形不一。只見有个乞丐，脚登彩雲走过。唐敖道：“請教九公：云之顏色，既以五彩為貴，黑色為卑，為何这个乞丐却登彩雲？”林之洋道：“嶺上那个秃驢，又吃葷，又喝酒，又有老婆，明明是个酒肉和尚，他的脚下也是彩雲。难道这个花子同那和尚有甚好处么？”多九公道：“当日老夫到此，也曾打听。原來云之顏色虽有高下，至于或登彩雲，或登黑雲，其色全由心生，总在行為善惡，不在富貴貧賤。如果胸襟光明正大，足下自現彩雲；倘或滿腔奸私暗昧，足下自生黑雲。云由足生，色随心变，絲毫不能勉強。所以富貴之人，往往竟登黑雲；貧賤之人，反登彩雲。話虽如此，究竟此間民風淳厚，脚登黑雲的竟是百無一二。蓋因國人皆以黑雲為耻，遇見惡事，都是藏身退后；遇見善事，莫不踴躍爭先；毫無小人習氣，因而鄰邦都以‘大人國’呼之。远方人不得其詳，以为大人

國即是長大之義，那知是這緣故。”唐敖道：“小弟正在疑惑：每每聞得人說，海外大人國，身長數丈，為何却只如此？原來却是訛傳。”多九公道：“那身長數丈的是長人國，並非大人國。將來唐兄至彼，才知‘大人’、‘長人’迥然不同了。”

忽見街上民人都向兩旁一閃，讓出一條大路。原來有位官員走過：頭戴烏紗，身穿員領，上罩紅傘；前呼後擁，却也威嚴；就只腳下圍着紅綾，云之顏色，看不明白。唐敖道：“此地官員大約因有雲霧護足，行走甚便，所以不用車馬。但腳下用綾遮蓋，不知何故？”多九公道：“此等人，因腳下忽生一股惡雲，其色似黑非黑，類如灰色，人都叫做‘晦氣色’。凡生此雲的，必是暗中做了虧心之事，人雖被他瞞了，這雲却不留情，在他腳下生出這股晦氣，教他人前現丑。他雖用綾遮蓋，以掩眾人耳目，那知却是‘掩耳盜鈴’。好在他們這雲，色随心變，只要痛改前非，一心向善，雲的顏色也就随心變換。若惡雲久生足下，不但國王訪其劣迹，重治其罪；就是國人因他過而不改，甘於下流，也就不敢同他親近。”林之洋道：“原來老天做事也不公！”唐敖道：“為何不公？”林之洋道：“老天只將這雲生在大人國，別處都不生，難道不是不公？若天下人都有這塊招牌，教那些瞞心昧己、不明道德的，兩只腳下都生一股黑雲，個個人前現丑，人人看着驚心，豈不痛快？”大家又到各處走走，惟恐天晚，隨即回船。

聶耳國

走了數日，到了聶耳國。其人形体面貌與人無異，惟耳垂至腰，行路時兩手捧耳而行。唐敖道：“小弟聞得相書言：‘兩耳垂肩，必主大壽。’他

这聶耳國一定都是長寿了？”多九公道：“老夫當日見他这个長耳，也曾打听。誰知此國自古以來，从無寿享七十之人。”唐敖道：“這是何意？”多九公道：“据老夫看來：这是‘过犹不及’。大約兩耳過長，反覺沒用。當日漢武帝問東方朔道：‘朕聞相書言：人中長至一寸，必主百歲之寿。今朕人中約長寸余，似可寿享百年之外，將來可能如此？’東方朔道：‘當日彭祖寿享八百。若这样說來，他的人中自然比臉還長了。——恐無此事。’”林之洋道：“若以人中比寿，只怕彭祖到了末年，臉上只長人中，把鼻子、眼睛挤的都沒地方了。”多九公道：“其实聶耳國之耳還不甚長。當日老夫曾在海外見一小國，其人兩耳下垂至足，就像兩片蛤蜊殼，恰恰將人夾在其中。到了睡時，可以一耳作褥，一耳作被。還有兩耳極大的，生下兒女，都可睡在其內。若說大耳主寿，这个竟可長生不老了！”大家說笑。

無 腸 國

那日到了無腸國，唐敖意欲上去。多九公道：“此地并無可觀。兼之今日風順，船行甚快，莫若赶到元股、深目等國，再去望望罷。”唐敖道：“如此，遵命。但小弟向聞無腸之人，食物皆直通过，此事可确？”多九公道：“老夫當日也因此說，費了許多工夫，方知其詳。原來他們未曾吃物，先找大解之處；若吃过再去大解，就如飲酒太過一般，登時下面就要还席。問其所以，才知吃下物去，腹中并不停留，一面吃了，隨即一直通过。所以他們但凡吃物，不肯大大方方，总是賊头賊腦，躲躲藏藏，背人而食。”唐敖道：“既不停留，自然不能充飢，吃他何用？”多九公道：“此話老夫也曾問過。誰知他們所吃之物，虽不停留，只要腹中略略一过，就如我

們吃飯一般，也就飽了。你看他腹中虽是空的，在他自己光景却是充足的。这是苦于不自知，却也無足为怪。就只可笑那不曾吃物的，明明曉得腹中一無所有，他偏裝作充足样子；此等人未免臉厚了。他們國中向來也無極貧之家，也無大富之家。虽有几个富家，都从飲食打算來的。——那宗打算，人所不能行的，因此富家也不甚多。”唐敖道：“若說飲食打算，無非‘儉省’二字，为何人不能行？”多九公道：“如果儉省归于正道，該用則用，該省則省，那倒好了。此地人食量最大，又易飢餓，每日飲食費用过重。那想發財人家，你道他們如何打算？說來倒也好笑：他因所吃之物，到了腹中随即通过，名虽是羹，但入腹內并不停留，尚未腐臭，所以仍將此羹好好收存，以备僕婢下頓之用。日日如此，再將各事極力刻薄，如何不富！”林之洋道：“他可自吃？”多九公道：“这样好东西，又不花錢，他安肯不吃！”唐敖道：“如此腌臢，他能忍耐受享，也不必管他。但以穢物仍令僕婢吃，未免太过。”多九公道：“他以腐臭之物，如教僕婢尽量飽餐，倒也罢了；不但忍飢不能吃飽，并且三次、四次之羹，还令吃而再吃，必至鬧到‘出而哇之’，飯羹莫辨，这才‘另起爐灶’。”林之洋道：“他家主人，把下面大解的，还要收存；若見上面哇出的，更要愛惜，留为自用了。”

犬封國和鬼國

正自閑談，忽覺一股酒肉之香。唐敖道：“这股香味，令人聞之好不垂涎！茫茫大海，从何而來？”多九公道：“此地乃犬封境內，所以有这酒肉之香。‘犬封’，按古書又名‘狗头民’，生就人身狗头。过了此处，就是元股，乃產魚之地了。”唐敖道：“‘犬封’二字，小弟素日虽知，为何却有

如此美味，直达境外？莫非这些‘狗头民’都善烹調么？”多九公道：“你看他虽是狗头狗腦，誰知他于‘吃喝’二字却甚講究。每日想着方兒，变着样兒，只在飲食用功。除吃喝之外，一無所能，因此海外把他又叫‘酒囊、飯袋’。”唐敖道：“我們何不上去看看？”多九公吐舌道：“聞得他們都是有眼無珠，不識好人。設或上去被他狂吠乱咬起來，那还了得！”唐敖道：“小弟聞犬封之旁，有个鬼國，其人可有形像？”多九公道：“易經上有‘伐鬼方’之說。若無形像，豈能空伐。”林之洋道：“他既有形，为甚把他叫鬼？”多九公道：“只因他終夜不眠，以夜作晝，陰陽顛倒，行为似鬼，故有‘鬼國’之称。”

元股國救人魚

这日路过元股國。那些國人，头戴斗笠，身披坎肩，下穿一条魚皮褲，并無鞋袜。上身皮色与常人一样，惟腿脚以下黑如鍋底。都在海边取魚。唐敖道：“原來元股却这样荒凉！”正与多九公商量可以不去，因众水手都要買魚，將船泊岸。林之洋道：“这里魚蝦又多又賤，他們買魚，俺們为甚不去望望？”唐敖道：“如此甚好。”

三人于是上去，沿着海边，看國人取魚。离船不远，忽听許多嬰兒啼哭。順着声音望去，原來有个漁人網起許多怪魚。只見那魚鳴如兒啼，腹下四只長足，上身宛似妇人，下身仍是魚形。多九公道：“此是海外‘人魚’。唐兄來到海外，大約初次才見，何不買兩個帶回船去？”唐敖道：“小弟因此魚鳴声甚慘，不覺可憐，何忍帶上船去！莫若把他買了放生，倒是好事。”因向漁人尽数買了，放入海內。这些人魚攏在水中，登时又都浮

起，朝着岸上，將头点了几点，倒像叩謝一般，于是攸然而逝。三人上船，付了魚錢，众水手也都買魚登舟。

行了几日。这日唐敖正同婉如談論詩賦，忽听船头放了一槍，只当遇見賊盜，嚇的驚疑不止，連忙携了林之洋出艙。——原來那些人魚，自从放入海內，無論船只或走或住，他总緊緊相隨。众水手看見，因用鳥槍打伤一个。唐敖道：“前因此魚身形类人，鳴声甚慘，所以買來放生。今反伤他，前日那件好事，豈非白做么？”林之洋道：“他跟船后碍你甚事，这样恨他？”唐敖道：“或者此魚稍通灵性，因念救命之恩，心中感激，恋恋不舍，也未可知。你們何苦伤他性命！”众水手正要放第二槍，因聞唐敖之言，甚覺近理，这才住手。

無臂國和深目國

二人來至船后，与多九公閑談。唐敖道：“前在东口，舅兄曾言过了君子、大人二國，就是黑齒，为何此时还不見到？”多九公道：“林兄只記得黑齒离君子國甚近，誰知那是旱路，并非水路。前面过了無臂，再过深目，才是黑齒交界哩。”

唐敖道：“这个無臂，大約就是無繼國。小弟聞彼國之人，从不生育，并無子嗣。可有其事？”多九公道：“老夫也聞此話。又因他們并無男女之分，甚覺不解。当日到彼，也曾上去看过，果然無男無女，光景都差不多。”唐敖道：“既無男女，何能生育？既不生育，这些國人一經死后，豈不人漸少了？自古至今，其人仍旧不絕，这是何故？”多九公道：“彼國虽不

生育，那知死后其尸不朽，过了一百二十年，仍旧活轉。古人所謂‘百年还化为人’，就是指此而言。所以彼國之人，活了又死，死了又活，从不見少。”唐敖道：“小弟向聞無臂國歷來以土为食，不知何故？”多九公道：“彼处不產五谷，虽有果木，亦都不食，惟喜以土代粮。大約性之所近，向來吃慣，也不为怪。”林之洋道：“幸虧無腸國那些富家不知土可当飯，他若曉得，只怕連地皮都要刮尽哩。”

無臂过去，到了深目國。其人面上無目，高高举着一手，手上生出一只大眼：如朝上看，手掌朝天；如朝下看，手掌朝地；任憑左右前后，極其灵便。林之洋道：“幸虧眼生手上，若嘴生手上，吃东西时，随你会搶也搶他不过。不知深目國眼睛可有近視？若將眼鏡戴在手上，倒也好看。請問九公：他們把眼生在手上，是甚緣故？”多九公道：“据老夫看來：大約他因人心不測，正面看人，竟难捉摸，所以把眼生手上，取其四路八方都可察看，易于防范，就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無非小心謹慎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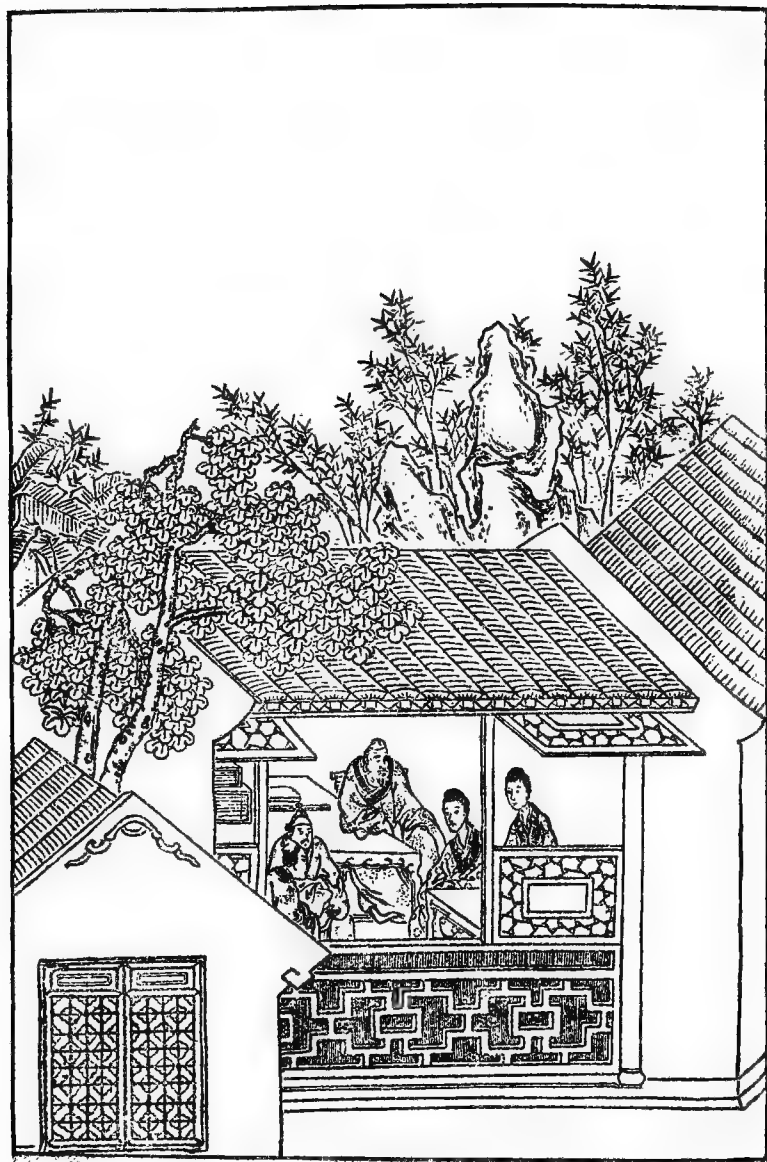
黑 齒 國

这日到了黑齒國。其人不但通身如墨，連牙齒也是黑的，再映着一点朱唇，兩道紅眉，一身紅衣，更覺其黑無比。唐敖因他黑的过甚，面貌想必丑陋，奈相离过远，看不明白，因約多九公要去走走。林之洋見他們要去游玩，自己携了許多脂粉，先賣貨去了。唐、多二人随后也就登岸。唐敖道：“他們形狀如此，不知其國風俗是何光景？”多九公道：“此地水路离君子國虽远，旱路却是緊鄰，大約其國風俗还不至于草野。老夫屢过此

地，因他生的面貌可憎，因此从未上來。今蒙唐兄携帶，却是初次瞻仰。”

不知不覺進了城。作買作賣，倒也熱鬧。語言也還易懂。市中也有妇女行走，他們來來往往，都是目不邪視，俯首而行。唐敖道：“不意此地竟能如此，可見君子國風氣感化也不為不遠了。”

談論間，迎面到了十字路口，旁有一條小巷。二人信步進了小巷。走了几步，只見有一家門首貼着一張紅紙，寫着“女學塾”三個大字。唐敖因立住道：“九公，你看：此地既有女學塾，自然男子也會讀書了。不知他們女子所讀何書？”只見門內走出一個龍鍾老者，把唐、多二人看了一看，見衣服面貌不同，知是異鄉來的，因拱手道：“二位貴客，想由鄰邦至此。若不嫌草野，何不請進獻茶？”唐敖正要問問風俗，听了此話，忙拱手道：“初次見面，就來打攪。”于是拉了多九公，一同進去。三人重复行禮。里面有兩個女學生，都有十四五歲；一個穿着紅衫，一個穿着紫衫；面貌虽黑，但弯弯兩道朱眉，盈盈一雙秀目，櫻桃小口，再襯上烏油油的頭髮，倒也不俗。都上來拜了一拜，仍就歸位。唐、多二人還禮。老者讓坐，女學生獻茶。彼此請問姓氏。他問唐、多二人都是中國人，不覺躬身道：“素聞中國乃聖人之邦，人品學問，莫不出類超群。鄙人久懷欽仰，今得幸遇，足慰生平景慕。只是招待不周，尚求海涵。”唐敖連道：“豈敢！……”因大聲問道：“小弟向聞貴處乃文盛之邦，老丈想已高發多年，如今退歸林下了？”老者道：“敝處向遵中國之例，也以詩賦取士。小子幼而失學，兼之質性魯鈍，虽屢次觀光，奈學問淺薄，至今年已八旬，仍是一領青衫。年老衰殘，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無以糊口，惟有課讀幾個女學生，以教書為業。至敝鄉考試，向有旧例，每到十余年，國母即有觀風盛典：凡有能文處女，俱准赴試，以文之優劣，定以等第，或賜才女匾額，或賜冠



帶榮身，或封其父母，或榮及翁姑，乃吾鄉勝事。因此，凡生女之家，到了四五歲，無論貧富，莫不送塾讀書，以備赴試。”因指紫衣女子道：“這是小女；那穿紅衫的姓黎，是敝門生。現在國母已定明春觀風。所以此時都在此趕緊用功。不瞞二位大賢說，這叫作‘臨時抱佛腳’，也是我們讀書人通病，何況他們孤陋寡聞的幼女哩。”

三人正在說話，只听外面喊道：“請問女學生可買脂粉么？”一面說着，手中提着包袱進來。唐敖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之洋。多九公趁勢立起道：“林兄為何此時才來？惟恐船上眾人候久，我們回去罷。”即同唐敖拜辭老者。老者挽留不住，送出門外。

三人出了小巷，來至大街。唐敖問林之洋買賣可好。林之洋道：“這地方從未做過交易，不知那樣得利。後來俺因他們臉上比炭還黑，俺就帶了脂粉上來。那知這些女人因搽脂粉反覺丑陋，都不肯買，倒是要買書的甚多。俺因女人不買脂粉，倒要買書，不知甚意。細細打听，才知這里向來分別貴賤，就在几本書上。”唐敖道：“這是何故？”林之洋道：“他們風俗，無論貧富，都才學高的為貴，不讀書的為賤。就是女人，也是这样，到了年紀略大，有了才名，才有人求親；若無才學，就是生在大戶人家，也無人同他配婚。因此，他們國中，不論男女，自幼都要讀書。俺听這話，原知貨物不能出脫，正要回船，因从女學館經過，又想進去碰碰財氣，那知湊巧遇見你們二位。”多九公道：“他們既然這樣喜歡買書，為什麼我們在女學塾里，竟沒有看到桌上有多餘的書。”

說話間，又到人烟輳集處。唐敖道：“剛才小弟因這國人過黑，未將他的面目十分留神，此時一路看來，只覺个个美貌無比。而且無論男婦，都是滿臉書卷秀氣，那種讀書人的風度，倒像都從這個黑氣中透出來

的。回想那些脂粉之流，反覺其丑。”唐敖道：“請問九公：……”說了一句，再回頭一看，不覺詫異道：“怎么九公不見？又到何處去了？”二人候了多時，只見多九公從城內走來道：“唐兄，你道他們案上並無多書，却是為何？其中有個緣故。”唐敖笑道：“原來九公為這小事又去打聽。如此高年，還是這等兴致，可見遇事留心，自然無所不知。我們慢慢走着，請九公把這緣故談談。”多九公舉步道：“老夫才去問問風俗，原來此地讀書人雖多，書籍甚少。歷年中國雖有人販賣，無如剛到君子、大人境內，就被二國買去。此地之書，大約都從彼二國以重價買的。至于古書，往往出了重價，亦不可得，惟訪親友家，如有此書，方能借來抄寫。要求一書，真是種種費事。并且無論男婦，都是絕頂聰明，日讀萬言的不計其數，因此，那書更不夠他讀了。本地向無盜賊，从不偷竊，就是遺金在地，也無拾取之人。他們見了無義之財，叫作‘臨財毋苟得’。就只有個毛病：若見了書籍，登時就把‘毋苟得’三字撇在九霄云外，不是借去不還，就是設法偷騙，那作賊的心腸也由不得自己了。那藏書之家，都將書籍深藏內室，非至親好友，不能借觀。難怪他們桌子上沒有多少書了。”

小人國

走了幾日，到了小人國。唐敖道：“請教九公：小弟聞得小人國的人身長八九寸，不知國內情形怎樣？”多九公道：“此地風俗不厚道，人最寡情，所說之話，處處與人相反。即如此物，明是甜的，他偏說苦的；明是咸的，他偏說淡的：教你無從捉摸。此是小人國歷來風氣如此，也不足怪。”二人于是登岸，到了城郭。城門甚矮，彎腰而進。里面街市極窄，竟難并



行。走到城內，才見國人，都是身長不滿一尺；那些兒童，只得四寸之長。行路時，恐為大鳥所害，無論老少，都是三五成群，手執器械防身；滿口說的都是相反的話，詭詐異常。唐敖道：“世間竟有如此小人，倒也少見。”游了片時，遇見林之洋賣貨回來，一同回船。

長 人 國

這日到了一個大邦，遠遠望見一座城池，就如峻嶺一般，好不巍峨。原來却是長人國。林之洋自去賣貨。唐敖同多九公上去，見了幾個長人，嚇的飛忙走回道：“九公！嚇殺小弟了！當日我見古人書中，言長人身長一二十丈，以為必無之事，那知今日見的，竟有七八丈高，半空中晃晃蕩蕩，他的脚面比我們肚腹還高，令人望着好不害怕！幸虧早早逃走；他若看見，將我們用手提起，放在面前望望，我們身子已在數丈之外了！”

多九公道：“今日所見長人并不算長。若以極長的比較，他也只好算個脚面。老夫向在外洋同几位老翁閑談，各說生平所見長人。內中有位老翁道：‘當日我在海外，曾見一個長人，身長千余里，腰寬百余里；好飲露水，每日一飲五百斗。當時看了，甚覺詭異。後來因見古書，才知名叫“無路”。’又一老翁道：‘老朽向在丁零之北，見一長人，臥在地下，其高如山，頓脚成谷，橫身塞川，其長万余里。’又一老翁道：‘我曾見一極長之人，若將無路比較，那無路只好算他脚面。莫講別的，單講他身上這件長衫，當日做時，不但天下的布都被他買絕，連天下的裁縫也都雇完，做了數年才能做成。那時布的行情也長了，裁縫工價也貴了，人人發財。所以布店同裁縫鋪至今還在那里禱告，但願長人再做一件長衫，他們又好

抬高價錢了。彼時有一個裁縫，在那長衫底襟上偷了一塊布，後來就將這布開了一個大布店，因此棄了本行，另做布行交易。你道這個長人身長若干？原來這人連頭帶腳，不長不短，恰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眾老翁都問道：‘為何算的這樣詳細？’老翁道：‘古人言由天至地有如此之高，此人恰恰頭頂天、腳踫地，所以才知就是這個里數。他不獨身子長的恁高，並且那張大嘴還要說大話，倒是身口相應。’眾老翁道：‘聞得天上剛風最硬，每每飛鳥過高，都被吹的化為天絲。這位長人頭既頂天，他的臉上豈不吹壞么？’老翁道：‘這人極其臉厚，所以不怕風吹。’眾老翁道：‘怎曉他的臉厚？’老翁道：‘他臉如果不厚，為何滿嘴只管說大話，總不怕人耻笑呢？’旁邊有位老翁道：‘老兄以為這人頭頂天、腳踫地就算極長了，那知老漢見過一個長人，較之剛才所說還長五百里。’眾老翁道：‘這人比天還大，不知怎能抬起頭來？’老翁道：‘他只顧大了，那知上面有天，因此只好低頭混了一世。’又一老翁道：‘你們所說這些長人，何足為奇！當年我見一人，睡在地下就有十九萬三千五百里之高，脊背在地，肚腹頂天，這才大哩！’眾老翁道：‘此人肚腹業已頂天，畢竟怎樣立起？倒要請教。’老翁道：‘他睡在那里，兩眼望着天，真是目空一切，旁若無人。如此之大，莫講不能立起，並且翻身還不能哩！’”

說着閑話，回到船上。林之洋早已回來，笑着對他們道：“俺看天下事只要湊巧：素日俺同妹夫飲酒存的空罈，還有向年旧罈，俺因棄了可惜，隨他擱在艙中，那知今日倒將這個出脫；前在小人國，也是無意賣了許多蠶繭。這兩樣都是并不值錢的，不想他們視如至寶，倒會獲利；還有你那花盆，我也替你賣掉不少，價錢也不壞。俺帶的正經貨物，倒不得價。人說買賣生意，全要機會，若不湊巧，隨你會賣也不中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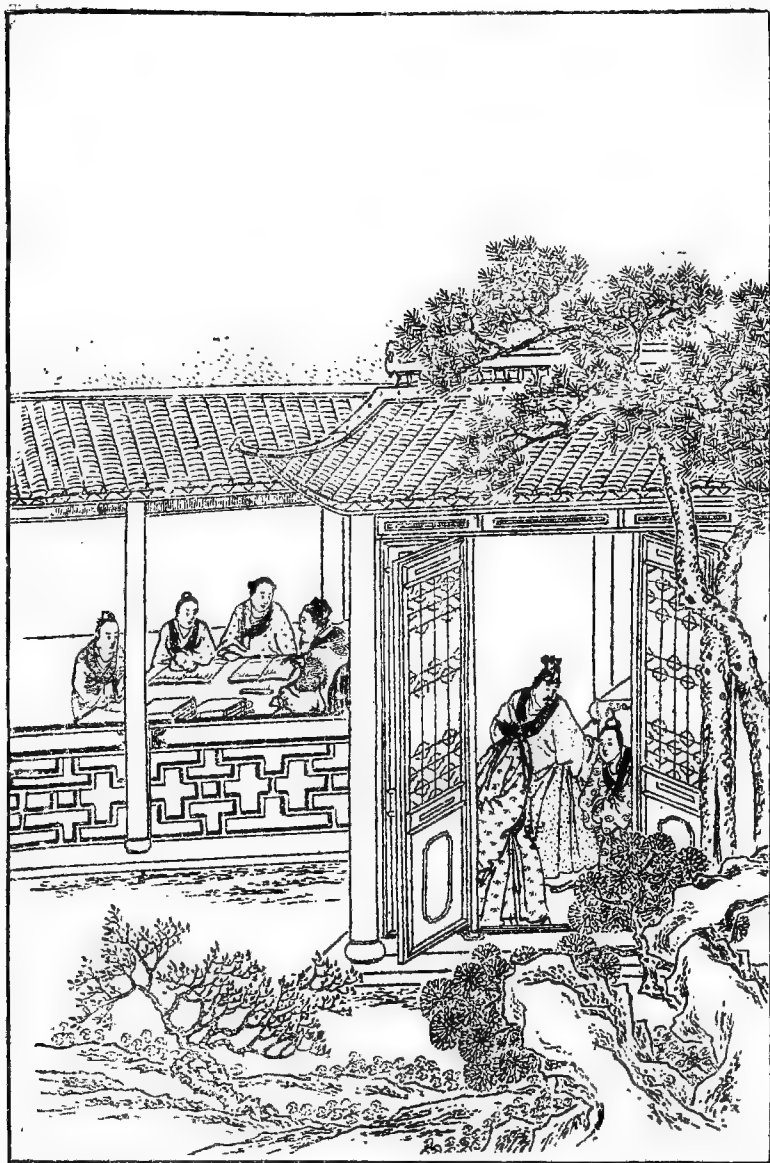
白 民 國

次日，到了白民國。林之洋發了許多綢緞海菜去賣。唐敖來邀九公上去游玩。多九公道：“此处人烟甚廣，地方富厚，語言也與我們相同。無如老夫與他無緣，每到此地，不是有事，就是抱病。今日叨光同去走走，却也難得。”一齊登岸，走了數里，只見各處俱是白壤；遠遠有幾座小嶺，都是一色礬石；田中種着蕎麥，遍地开着白花；雖有幾個農人在那里耕田，因離的過遠，面貌看不明白，惟見一色白衣。不多時，進了玉城，步過銀橋，四處房舍店面接連不斷，俱是粉壁高牆；人來人往，作買作賣，熱鬧非凡。那些國人，無老無少，個個面白如玉，唇似塗朱，再映着兩道彎眉，一雙俊目，莫不美貌異常。而且俱是白衣白帽，一概綾羅，打扮極其素淨；腕上都戴着金鐲，手中拿着香珠；身上挂着玳瑁小刀、戳紗荷包、打子兒的扇套、雙飛燕的汗巾，還有許多翡翠瑪瑙玩器。所穿衣服，大約都用異香熏過，遠遠就覺芳馨撲鼻。唐敖此時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一面看着，一面贊不絕口道：“如此美貌，再配這些穿戴，海外各國人物，大約以此為最了。”再看兩邊店面，接接連連，都是酒肆、飯館、香店、銀局。綢緞綾羅，堆積如山；衣冠鞋襪，擺列無數。其餘牛羊豬犬，鷄鴨魚蝦，諸般海菜，各種點心，不一而足。真是：吃的，喝的，穿的，戴的，無一不精，無一不備。

只見林之洋同一水手從綢緞店出來。多九公迎着問道：“林兄貨物可曾得利？”林之洋滿面歡容道：“俺今日托二位福氣，賣了許多貨物，利息也好。少刻回去，多買酒肉奉請。如今還有幾樣腰巾、荷包零星貨物，

要到前面巷內找个大戶人家賣去。俺們何不一同走走？”唐敖道：“如此甚好。”林之洋随命水手把所賣銀錢先送上船，順便買些酒肉帶去；自己提了包袱，同唐、多二人進了前面巷子。林之洋道：“好了，前面那个高大門樓，想是大戶人家。”走到門前，適值里面走出一个絕美后生。林之洋說知來意。那后生道：“既有宝貨，何不請進，我家先生正要買哩。”三人剛要舉步，只見門旁貼着一張白紙，上寫“學塾”兩個大字。

三人進內，來至廳堂。里面坐着一位先生，戴着玳瑁边的眼鏡，約有四旬光景。还有四五个学生，都在二句上下，一个个品貌絕美，衣帽鮮明。那先生也是一个美丈夫。里面詩書滿架，筆墨如林。廳堂当中懸一玉匾，上寫“學海文林”四个泥金大字。走進廳堂，也不敢冒昧行禮，只好侍立一旁。先生坐在上面，手里拿着香珠，把三人看了一眼，望着唐敖招手道：“來，來，來！那个書生走進來！我且問你：你是何方人氏？”唐敖躬身道：“晚生生長中國，今因販貨到此。”先生笑道：“你头戴儒巾，生長中國，为何还推不是書生？莫非怕我考你么？”唐敖听了，这才曉得他因儒巾看出，只得說道：“晚生幼年虽習儒業，因貿易多年，所有讀的几句書久已忘了。”先生道：“話虽如此，大約詩賦必会作的？”唐敖听說做詩，更覺發慌道：“晚生自幼从未做詩，連詩也未讀过。”先生道：“难为你生在中國，連詩也不会作？——斷無此事。你何必瞞我？快些实說！”唐敖發急道：“晚生实实不知，怎敢欺瞞！”先生道：“你这儒巾明明是个讀書幌子，如何不会作詩？你既不懂文墨，为何假充我們儒家样子，难道你要借此撞騙么？”又对林之洋道：“你同那个老兒可会作詩？”多九公躬身道：“我們二人向來貿易，从未讀書，何能作詩。”先生道：“原來你們三个都是俗人。你們既不曉得文理，又不会作詩，無甚可談，立在这里，只覺俗不可



耐。莫若請出，且到廳外，等我把學生功課完了，再來看貨。況且我們談文，你們也不懂。”三人只得諾諾連聲，慢慢退出，立在廳外。唐敖心里還是扑扑亂跳，惟恐先生仍要談文，意欲攜了多九公先走一步。

忽听先生在內教學生念書。細細听時，只得兩句，共八個字：上句三字，下句五字。學生跟着讀道：“切吾切，以反人之切。”唐敖听了，一點不懂，輕輕說道：“九公：今日千好萬好，幸未同他談文！剛才細听他們所讀之書，不但從未見過，並且語句都是古奧。內中若無深義，為何偌大後生，每人只讀數句？”

忽見有個學生出來招手道：“先生要看貨哩。”林之洋連忙答應，提着包袱進去。二人等候多時。原來先生業已把貨買了，在那里議論銀子的分量、成色。唐敖趁空暗暗踱進書館，把眾人之書，細看一遍；又把文稿翻了兩篇，連忙退出。恰好林之洋把貨賣完，也退出來，三人一齊出門，走出巷子。

多九公道：“他們所讀之書，唐兄都看見了，為何面上漲的這樣通紅？”唐敖道：“今日這個虧吃的不小！我只当他學問淵博，所以一切恭敬，凡有問對，自稱晚生。——那知却是這樣不通！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多九公道：“他們讀的‘切吾切，以反人之切’，却是何書？”唐敖道：“小弟才去偷看，誰知他把‘幼’字‘及’字讀錯，是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道奇也不奇？”

忽見有個異獸，宛似牛形，頭上戴着帽子，身上穿着衣服，有一小童牽着，走了過去。唐敖道：“請教九公：小弟聞當日神農時白民曾進藥獸，不知此獸可是？”多九公道：“此正藥獸，最能治病。人若有疾，對獸細告病源，此獸即至野外銜一草歸，病人搗汁飲之，或煎湯服之，莫不見效。

設或病重，一服不能除根；次日再告病源，此獸又至野外，或仍銜前草，或添一二样，照前煎服，往往治好。并聞此獸比當日更廣，漸漸滋生，別處也有了。”林之洋道：“原來他会行医，怪不得穿着衣帽。請問九公：這獸不知可曉脉理？可讀医書？”多九公道：“他不会切脉，也未讀过医書，大約略略曉得几样藥味。”林之洋指着藥獸道：“俺把你这厚臉的畜牲！医書也未讀过，又不曉得脉理，竟敢出來看病！豈非以人命当耍么！”多九公道：“你罵他，設或被牠听見，准备給你藥吃。”林之洋道：“俺又不病，为甚吃藥？”多九公道：“你虽無病，吃了他的藥，自然要生出病來。”說笑間，回到船上，大家痛飲一番。

淑 士 國

走了几时，這日風帆順利，舟行甚速。唐敖同林之洋立在柁樓，看多九公指撥众人推柁。忽見前面似烟非烟，似霧非霧，有万道青气，直冲霄漢，烟霧中隱隱現出一座城池。林之洋道：“这城倒也不小，不知是甚地名？”多九公看看罗盤道：“据老夫看來：前面已到淑士國了。”唐敖道：“小弟只覺这青气中含着一股异味，九公可知其詳么？”多九公道：“老夫虽路过此地，因未近觀，不知是何气味。”說話間，相离甚近，惟見梅樹叢雜，都有十数丈高。那座城池隱隱躍躍，被億万梅樹圍在居中。

不多时，船已收口。林之洋素知此地不通商販，并無交易，因恐唐敖在船煩悶，所以照会众水手在此攏岸，將船停泊，三人約会同去。多九公道：“林兄何不帶些貨物？設或碰着交易，也未可知。”林之洋道：“淑士國從來買賣甚少，俺帶甚物去呢？”多九公道：“若据‘淑士’兩字而論，此地

似乎該有讀書人。要帶貨物，惟有筆墨之類最好，並且攜帶也便。”林之洋點頭，隨即携了一個包袱。三人一齊上岸，穿入梅林，只覺一股酸氣，直鑽頭腦，三人只得掩鼻而行。過了梅林，到處皆是菜園，那些農人，都是儒者打扮。

三人進了城，來到大街，看那國人都是頭戴儒巾，身穿青衫，也有穿着藍衫的；那些做買賣的，也是儒家打扮，斯斯文文，並無商旅習氣。所賣之物，除家常日用外，大約賣青梅、蠶菜的居多，其餘不過紙墨筆硯，眼鏡牙杖，書坊酒肆而已。唐敖道：“此地庶民，無論貧富，都是儒者打扮，却也異樣。好在此地語言易懂，我們何不去問問風俗？”走過鬧市，只聽那些居民人家，接二連三，莫不書聲朗朗。門首都豎着金字匾額：也有寫着“賢良方正”的，也有“聰明正直”的，也有“好善不倦”的；上面都有姓名、年月。只見旁邊一家門首貼着一張紅紙，上寫“經書文館”四字。

林之洋指着包袱道：“俺要進去發個利市，二位可肯一同走走？”唐敖道：“舅兄饒了我罷！我還留着幾個‘晚生’慢慢用哩！前在白民國賤賣幾個，至今還覺委屈。今到此地，看這光景，固非賤賣，但非其人，也覺委屈。”

林之洋道：“你們就在左近走走，俺去去就來。”說罷，向學館去了。二人仍舊閑步，只見有兩家門首豎着兩塊黑字匾額：一寫“改過自新”，一寫“回心向善”，上面也有姓名、年月。唐敖道：“九公：你道此匾何如？”多九公道：“據這字面，此人必是做甚不法之事，所以替他豎這招牌。仔細看來，金字匾額不計其數，至于丑匾却只此兩塊。可見此地向善的多，違法的少。”

二人信步又到鬧市，觀玩許久。只見林之洋提着空包袱，笑嘻嘻趕來。唐敖道：“原來舅兄把貨物都賣了。”林之洋道：“俺雖賣了，就只賠了許多本錢。”多九公道：“這却為何？”林之洋道：“俺進了書館，里面是些生童，看了貨物，都要爭買。誰知這些窮酸，一錢如命，总要貪圖便宜，不肯十分出價。及至俺不賣要走，他又戀戀不舍，不放俺出來。扳談多時，許多貨物共總湊起來，不過增價一文。俺因那些窮酸又不添價，又不放走，他那戀戀不舍神情，令人看着可憐；俺本心慈面軟，又想起君子國交易光景，俺要學他樣子，只好吃些虧賣了。”多九公道：“林兄賣貨既不得利，為何滿面笑容？這笑必定有因。”林之洋道：“俺生平从不談文，今日才談一句，就被眾人稱贊，一路想來，着實快活，不覺好笑。剛才那些生童同俺講價，因俺不戴儒巾，問俺向來可曾讀書。俺想妹夫常說，凡事总要謙恭；但俺腹中本無一物，若再謙恭，他們更看不起了。因此俺就說道：‘俺是中國人。幼年時節，經史子集，諸子百家，那樣不曾讀過！——就是唐詩，也不知讀過多少！’俺只顧說大話；他們因俺讀過詩，就要教俺做詩，考俺的學問。俺聽這話，倒嚇一身冷汗。俺想俺林之洋又不是秀才，生平又未做甚事，為甚要受考的魔難？俺思忖多時，只得推辭俺要趨路，不能耽擱。偏偏這些刻薄鬼執意不肯，務要听听口氣，才肯放走。俺被他們逼勒不過，忽然想起素日聽得人說，搜索枯腸，就可做詩，俺因極力搜索。奈腹中只有盛飯的枯腸，並無盛詩的枯腸，所以搜他不出。後來俺見有兩個小學生在那里對對子：先生出的是‘云中雁’，一個對‘水上鷗’，一個對‘水底魚’。俺趁勢說道：‘今日偏偏“詩思”不在家，不知甚时才來；好在“詩思”虽不在家，“對思”却在家。你們要听口氣，俺對這個“云中雁”罢。’他們都道：‘如此甚好。不知對個甚么？’俺道：‘鳥槍打。’

他們听了，都發殘不懂，求俺下个注解。俺道：‘难为你们还是生童，連这意思也不懂？你们只知“云中雁”拿那“水上鷗”、“水底魚”來对，請教：这些字面与那“云中雁”有甚瓜葛？俺对这个“鳥槍打”，却从云中雁生出的。’他們又問：‘这三字为何从“云中雁”生發的？倒要請教。’俺道：‘一抬头看見云中雁，随即就用鳥槍打，如何不从云中雁生出的？’他們听了，这才明白，都道：‘果然用意甚奇。’”

唐敖笑道：“舅兄这个‘鳥槍打’幸而遇見这些生童；若教别人听见，只怕嘴要打腫哩！”林之洋道：“俺嘴虽未腫，談了許多文，嘴里着实發渴。刚才俺同生童討茶吃，他們那里虽然有茶，并無茶叶，內中只有樹叶兩片。倒了多时，只得淺淺半杯，俺喝了一口，至今还覺發渴。这却怎好？”多九公道：“老夫口里也覺發干，恰喜面前有个酒楼，我們何不前去沽飲三杯，就便問問風俗？”林之洋一聞此言，口中不覺垂涎道：“九公真是好人，說出話來莫不对人心路！”

三人進了酒楼，就在楼下檢个桌兒坐了。旁边走过一个酒保，也是儒巾素服，面上戴着眼鏡，手中拿着折扇，斯斯文文，走來向着三人打躬陪笑道：“三位先生光顧者，莫非飲酒乎？抑用菜乎？敢請明以教我。”林之洋道：“你是酒保，你臉上戴着眼鏡，已覺不配；你还滿嘴通文，这是甚意？刚才俺同那些生童講話，倒不見他有甚通文，誰知酒保倒通起文來，真是‘整瓶不搖半瓶搖’！你可曉得俺最喉急，耐不慣同你通文，有酒有菜，只管快快拿來！”酒保陪笑道：“請教先生：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甚么‘乎’不‘乎’的！你只管取來就是了！你再‘之乎者也’的，俺先給你一拳！”嚇的酒保連忙說道：“小子不敢！小子改过！”随即走去取了一壺酒，兩碟下酒之物——

一碟青梅，一碟蓴菜，——三个酒杯，每人面前恭恭敬敬斟了一杯，退了下去。

林之洋素日以酒为命，见了酒，心花都开，望着二人说声：“请了！”举起杯来，一饮而尽。那酒方才下咽，不觉紧皱双眉，口水直流，捧着下巴喊道：“酒保！错了！把醋拿来了！”只见旁边座儿有个驼背老者，身穿儒服，面戴眼镜，手中拿着剔牙杖，坐在那里，斯斯文文，自斟自饮。一面摇着身子，一面口中吟哦，所吟无非“之乎者也”之类。正吟的高兴，忽听林之洋说酒保错拿醋来，慌忙住了吟哦道：“先生听者：今以酒醋论之，酒价贱之，醋价贵之。因何贱之？为甚贵之？其所分之，在其味之。酒味淡之，故尔贱之；醋味厚之，所以贵之。人皆买之，谁不知之……”唐、多二人听了，惟有发笑。林之洋道：“你这几个‘之’字，尽是一派酸文，句句犯俺名字，把俺名字也弄酸了。随你讲去，俺也不懂。但俺口中这股酸气，如何是好！”桌上望了一望，只有两碟青梅、蓴菜。看罢，口内更觉发酸。因大声叫道：“酒保！快把下酒小菜多拿两样来！”酒保答应，又取四个碟子放在桌上，一碟盐豆，一碟青豆，一碟豆芽，一碟豆瓣。林之洋道：“这几样俺吃不惯，再添几样来。”酒保答应，又添四样：一碟豆腐干，一碟豆腐皮，一碟酱豆腐，一碟糟豆腐。林之洋道：“俺们并不吃素，为甚只管拿这素菜？还有甚么，快去取来！”酒保陪笑道：“此数肴也，以先生视之，固不堪入目矣；然以敝地论之，虽王公之尊，其所享者亦不过如斯数样耳。先生鄙之，无乃过乎？止此而已，岂有他哉！”多九公道：“下酒菜业已够了，可有甚么好酒？”酒保道：“是酒也，非一类也，而有三等之分焉：上等者，其味醲；次等者，其味淡；下等者，又其淡也。先生问之，得无喜其淡者乎？”唐敖道：“我们量窄，吃不惯醲的，你把淡的换一壶来。”酒保登时

把酒換了。三人尝了一尝，虽觉微酸，还可吃得。林之洋道：“怪不得有人評論酒味，都說酸为上，苦次之。原來這話出在淑士國的。”只見外面走進一个老者，儒巾淡服，举止大雅，檢个座兒坐下道：“酒保：取半壺淡酒，一碟鹽豆來。”唐敖見他相貌不俗，向前拱手道：“老丈請了。請教上姓？”老者还礼道：“小弟姓儒。还未請教尊姓？”当时多、林二人也過來，彼此見礼，各通名姓，把來意說了。老者道：“原來三位都是中國老先生，失敬，失敬！”唐敖道：“老丈既來飲酒，与其独酌，何不屈尊過去，奉敬一杯，一同談談呢？”随命酒保把酒菜取了過來。唐敖道：“請教老丈：貴处为何無論士農工商都是儒者打扮，并且官長也是如此？难道貴賤不分么？”老者道：“敝处向例，自王公以至庶民，衣冠服制，虽皆一样，但有布帛顏色之不同：其色以黃为尊，紅紫次之，藍又次之，青色为卑。至于農工商賈，亦穿儒服，因本國向有定例，凡庶民素未考試的，謂之‘游民’，人皆耻笑。因此本处人自幼莫不讀書。虽不能身穿藍衫，只要博得一領青衫，不在游民之內；从此讀書上進固妙，如或不能，或農或工，亦可各安事業了。”唐敖道：“据老丈之言，貴处庶民，莫不从考試出來。但舉國之大，何能个个能文呢？”老者道：“考試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經，或以明史，或以詞賦，或以詩文，或以策論，或以書啓，或以乐律，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歷算，或以書画，或以医卜。只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頂头巾、一領青衫。至于藍衫，亦非能文不可得。”多九公道：“請教老丈：貴处各家門首所立金字匾額，想是其人賢声素著，國主賜匾表彰，使人效法之意。內有一二黑匾，如‘改过自新’之类，是何寓意？”老者道：“这是其人虽在名教中，偶然失于檢点，作了違法之事，并無大罪，事后國主命鑒此匾，以为改过自新之意。此等人如再犯法，就要加等治罪。倘痛改

前非，众善奉行，或鄉鄰代具公呈，或官長訪知其事，都可奏明，將匾除去。此后或另有善行，賢声著于鄉党，仍可啓奏，另豎金字匾額。至豎过金字匾額之人，如有違法，不但將匾除去，亦是加等治罪。这总是國主勉人向善，諄諄劝戒之意。幸而讀書者甚多，書能变化氣質，遵着聖賢之教，那为非作歹的究竟少了。”

四人閑談，不知不觉，連飲數壺。老者也問問中國光景，嘖嘖贊美。又說許多閑話。老者酒已够了，意欲先走一步；唐敖見天色不早，算还酒帳，一同起身。老者立起，从身上取下一塊汗巾，鋪在桌上，把碟內所剩鹽豆之类，尽数包了，揣在怀中，道：“老先生錢已給过，这些殘肴，与其白教酒保收去，莫若小弟順便帶回，明日倘來沽飲，就可再叨余惠了。”一面說着，又拿起一把酒壺，揭開壺蓋，望了一望，里面还有兩杯酒，因遞給酒保道：“此酒寄在你处。明日飲时，倘少一杯，要罰十杯哩。”又把醬豆腐、糟豆腐，倒在一个碟內，也遞給酒保道：“你也替我好好收了。”四人一同出位，走了兩步，旁边殘桌上放着一根禿牙杖，老者取过，聞了一聞，用手揩了一揩，放入袖中。

出了酒樓，三个人告別了老翁，赶忙回到船上。

兩 面 國

走了几日，到了兩面國。唐敖要去走走。多九公道：“此國离海甚远，向來路过，老夫从未至彼，唐兄今既高兴，倒要奉陪一走。但老夫自从东口山赶那肉芝，跌了一交，被石塊墊了脚脛，虽已痊愈，無如上了年紀，气血衰敗，每每勞碌，就覺疼痛，近來只顧奉陪暢游，連日竟覺步履不

便。此刻上去，倘道路过远，竟不能奉陪哩。”唐敖道：“我們且去走走。九公如走得动，同去固妙；倘走不动，半路回来，未为不可。”于是三个人一齐登岸。走了数里，远远望去，并無一些影响。多九公道：“再走二三十里，原可支持，惟恐回来费力，又要疼痛，老夫只好失陪了。”林之洋道：“俺今日匆忙上来，未曾换衣，身穿这件布衫，又旧又破。刚才三人同行，还不理会。如今九公回去，俺同妹夫一路行走，他是儒巾綢衫，俺是旧帽破衣，倒像一窮一富。若教势利人看见，还肯睬俺么？”多九公笑道：“他不睬你，你就对他說：‘俺也有件綢衫，今日匆忙，未曾穿来。’他必另眼相看了。”林之洋道：“他果另眼相看，俺更要擺架子說大話了。”多九公道：“你說甚么？”林之洋道：“俺說：‘俺不独有件綢衣，俺家中还开过当鋪，还有親戚做过大官。’这样一說，只怕他們还有酒飯款待哩。”說着，同唐敖去了。

多九公回船，腿脚甚痛，只得服藥歇息，不知不觉，睡了一覺。及至睡醒，疼痛已止，只見唐、林二人回来，因問道：“這兩面國是何風景？——为何唐兄忽穿林兄衣帽，林兄又穿唐兄衣帽？这是何意？”唐敖道：“我們別了九公，又走十余里，才有人烟。原要看看兩面是何形狀，誰知他們个个戴着头巾，都把腦后遮住，只露一張正面，却把那面藏了，因此并未看見兩面。小弟上去問問風俗，彼此一經交談，他們那种和顏悅色、滿面謙恭光景，令人不覺可愛可親，与別处迥不相同。”林之洋道：“他同妹夫說笑，俺也隨口問他兩句。他掉轉頭來，把俺上下一望，陡然变了样子：臉上冷冷的，笑容也收了，謙恭也免了。停了半晌，他才答俺半句。”多九公道：“說話只有一句、兩句，怎么叫作半句？”林之洋道：“他的說話虽是一句，因他無情無緒，半吞半吐，及至到俺耳中，却只半句。俺因他們个个

把俺冷淡，后来走开，俺同妹夫商量，俺们彼此换了衣服，看他可还冷淡。登时俺就穿起綢衫，妹夫穿了布衫，又去找他閑話。那知他們忽又同俺謙恭，却把妹夫冷淡起來。”多九公嘆道：“原來所謂兩面，却是如此！”

唐敖道：“豈但如此！后来舅兄又同一人說話，小弟暗暗走到此人身后，悄悄把他头巾揭起。不意里面藏着一張惡臉，鼠眼鷹鼻，滿面橫肉。他見了小弟，把扫帚眉一皺，血盆口一張，伸出一條長舌，噴出一股毒氣，霎時陰風慘慘，黑霧漫漫。小弟一見，不覺大叫一聲：‘嚇殺我了！’再向對面一望，誰知舅兄却跪在地下。”多九公道：“唐兄嚇的喊叫也罷了，林兄忽然跪下，這却為何？”林之洋道：“俺同這人正在說笑，妹夫猛然揭起頭巾，識破他的行藏，登時他就露出本相，把好好一張臉變成青面獠牙，伸出一條長舌，猶如一把鋼刀，忽隱忽現。俺怕他暗處殺人，心中一嚇，不因不由腿就軟了，望着他磕了幾個頭，這才逃回。九公！你道這事可怪？”多九公道：“諸如此類，也是世間難免之事，何足為怪！老夫痴長幾歲，却經歷不少。大約二位語不擇人，失于檢點，以致如此。幸而知覺尚早，未遭其害。”

穿 胸 國

走了幾日，過了穿胸國。林之洋道：“俺聞人心生在正中。今穿胸國胸都穿通，他心生在甚么地方？”多九公道：“老夫聞他們胸前當日原是好好的；后来因他們行為不正，每每遇事把眉头一皺，心就歪在一邊，或偏在一邊。今日也歪，明日也偏，漸漸心離本位，胸無主宰。因此前心生一大疔，名叫‘歪心疔’；后心生一大疽，名叫‘偏心疽’；日漸潰爛。久而

久之，前後相通，醫藥無效。虧得有一大夫用符咒將‘中山狼’〔注一〕、‘波斯狗’〔注二〕的心肺取來補那患處。過了几時，病雖醫好，誰知這狼的心，狗的肺，也是歪在一邊、偏在一邊的，任他醫治，胸前竟難復舊，所以至今仍是一個大洞。”林之洋道：“原來狼心狗肺都是又歪又偏的！”

厭火國人魚報德

行了几日，到了厭火國。唐敖約多、林二人登岸。走不多時，見了一群人，生得面如黑墨，形似獼猴，都向唐敖唧唧呱呱，不知說些甚么。一面說話，又都伸出手來。看其光景，倒像索討物件一般。多九公道：“我們乃過路人，不過上來瞻仰貴邦風景，那有許多銀錢帶在船上。況貴邦被旱失收，將來國王自有賑濟，我們何能周濟許多！”那些人听了，仍是七言八語，不肯散去。多九公又道：“我們本錢甚小，貨物無多，安能以貨濟人。”林之洋在旁發躁道：“九公！俺們千山萬水出來，原圖賺錢的，並不是出來舍錢的。任他怎樣，要想分文，俺是不能！”眾人見不中用，也就走散。還有數人伸手站着。林之洋道：“九公！俺們走罷，那有工夫同這窮鬼瞎纏！”話才說完，只听眾人發一聲喊，个个口內噴出烈火，霎時煙霧迷漫，一派火光，直向對面撲來。林之洋鬚鬚早已燒的一干二淨。三人嚇的忙向船上奔逃。幸虧這些人行路遲緩；剛到船，眾人也都趕到，一齊迎着船頭，口中火光亂冒，烈焰飛騰，眾水手被火燒的焦頭爛額。

正在驚慌，猛見海中攆出許多婦人，都是赤身露體，浮在水面，露着

〔注一〕 比喻忘恩負義的人。故事出宋人寓言。

〔注二〕 一種凶猛的狗，產在波斯國，所以叫波斯狗。

半身，个个口内喷水，就如瀑布一般，滔滔不断，一派寒光，直向众人喷去。真是水能克火，霎时火光渐熄。林之洋趁便放了兩槍，众人这才退去。再看那喷水妇人，原来就是当日在元股國放的人魚。那群人魚見火已熄了，也就入水而散。林之洋忙命水手收拾开船。多九公道：“春間只說唐兄放生積德，那知隔了数月，倒賴此魚救了一船性命。”唐敖道：“可恨水手还用鳥槍打伤一个。”林之洋道：“这魚当日跟在船后走了几日，后来俺們走远，他已不見，怎么今日忽又跑來？俺見世人每每受人惠恩，到了事后，就把恩情撇在腦后；誰知这魚倒不忘恩。这等看來：世上那些忘恩的，連魚鰲也不如了！只是把俺一嘴鬚鬚燒去，此时嘴边还痛，这便怎处？”多九公道：“可惜老夫有个妙方，連年在外，竟未配得。”唐敖道：“是何藥品？何不告訴我們，也好傳人濟世。”多九公道：“此物到处皆有，名叫‘秋葵’，其叶宛如鷄爪，又名‘鷄爪葵’。此花盛开时，用麻油半瓶，每日將鮮花用箸夾入，俟花裝滿，封口收貯，遇有湯火燒傷，搽上立时敗毒止痛。伤重者連搽数次，無不神效。凡遇此患，如急切無藥，或用麻油調大黃末塗上也好。林兄已四旬以外，今日忽把鬚鬚燒去，露出这副白臉，只得二旬光景，無怪海船朋友把他叫做‘雪見羞’。”唐敖道：“舅兄綽号虽叫‘雪見羞’，但面上無雪；誰知厭火國人，口中却会放火！”多九公道：“这怪老夫記性不好，只顧游玩，就把‘生火出其口’这話忘了。林兄現在嘴痛，莫把大黃又要忘了。”随即取出遞給。林之洋用麻油敷在面上，过了兩天，果然痊愈。

从寿麻國到長臂國

这日大家正在柁楼眺望，只觉燥热异常，頃刻如三伏一般，人人出汗，个个喘息不止。唐敖道：“此时業已交秋，为何忽然燥热？”多九公道：“此处近于寿麻疆界，所以觉热。古人云：‘寿麻之國，正立無影，疾呼無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虧得另有岔路可以越过，再走半日，就不热了。”唐敖道：“如此暖地，他們國人如何居住？”多九公道：“据海外傳說：彼处白晝最热，每到日出，人伏水中；日暮热退，才敢出水。又有人說：其人自幼如此，倒不觉热，最怕离了本國，就是夏天也要冻死。据老夫看來：伏水之說，恐未尽然；至离本國就要冻死，此話倒还近理。即如花木有喜暖的，一經移植寒地，往往致死，就是此意。”

这日过了結胸國。林之洋道：“他們國人为甚胸前高起一塊？”多九公道：“只因他們生性过懶，且又好吃，所謂‘好吃懶做’。每日吃了就睡，睡了又吃，飲食不能消化，漸漸变成積痞，所以胸前高起一塊。久而久之，竟成痼疾，以致代代如此。”林之洋道：“这病九公可能治么？”多九公道：“他如請我医治，也不須服藥，只消把他懶筋抽了，再把饞虫去了，包他是个好人。”

唐敖道：“此时忽又燥热异常；是何緣故？”多九公道：“我們只顧閑談，那知今日風帆甚順，此处已近炎火山。古人所謂：‘炎火之山，投物輒燃。’就是指此而言。”林之洋道：“西游記有个火焰山，这里又有炎火山，



原來海外竟有兩座火山。”多九公笑道：“林兄此言未免把天下看的過小了。若論火山，只就老夫所見而言：海外着薄國之東有火山國，山中雖落大雨，其火仍舊；火中常有白鼠走至山邊覓食，獵人捕獲，以毛做布，就是如今‘火浣布’。又自燃洲有樹生于火山，其皮亦可織為‘火浣布’。西域且彌山，晝望山孔如烟，夜望如燈。崦嵫之北，其山有石，若以兩石相打，登時只覺水潤，潤後旋即出火。又炎洲有火林山，火洲有火焰山；海中有沃焦山，遇水即燃。這都是老夫向日到過的。其餘各書所載火山不能枚舉，從前曾否走過，事隔多年，也記不清了。”

炎火山過去，路過長臂國。有幾個人在海邊取魚。唐敖道：“他這兩臂伸出來竟有兩丈，比他身子還長，倒也異樣。”多九公嘆道：“凡事總不可強求。即如這注錢財，應有我分，自然該去伸手；若非應得之物，混去伸手，久而久之，徒然把臂弄的多長，倒像廢人一般，于事何濟！”

翼 民 國

又走幾日，到了翼民國。將船泊岸。三人上去，走了數里，並未看見一人。林之洋惟恐過遠，意欲回船；唐敖因聞此國人頭長，有翼能飛不能遠，並非胎生，乃是卵生，決意要去看看。林之洋拗不過，只得跟着前進。又走數里，才有人烟。只見其人身長五尺，頭長也是五尺；一張鳥嘴，兩個紅眼，一頭白髮，背生雙翼；渾身碧綠，倒像披着樹葉一般。也有走的，也有飛的。——那飛的不過離地二丈。——來來往往，倒也好看。林之洋道：“他們個個身長五尺，頭長也是五尺。他這頭為甚生得恁長？”多九公

道：“老夫聞說此處最喜奉承，北邊俗語叫作‘愛戴高帽子’；今日也戴，明日也戴，滿頭盡是高帽子，所以漸漸把頭弄長了：這是戴高帽子戴出來的。”

唐敖道：“怪不得古人說是卵生，果然像个四足鳥兒。你看這些飛的，飄飄揚揚，比走甚快。我們到此，離船已遠。才見幾位老翁，竟有雇人駝着飛的。據小弟愚見：我們回船，何不也雇人駝去，豈不爽快？”林之洋正因走的腿酸，聽見此話，即雇三個駝夫，一齊伏在肩上，登時展翅飛起，轉眼間到了船上，駝夫收翅落下。三人下來，開發腳錢，起錨揚帆。

伯 慮 國

走了兩日，路過伯慮國。唐敖又要上去游玩。多九公因配藥不能同去，林之洋同唐敖去了。不多一會，唐、林二人也就回來了。

唐敖道：“怪不得九公不肯上去，原來此地另是一種風氣。剛才小弟見他們那種瞌睡光景，好無興趣，並且行路時也是閉目緩步。如此疲倦，何不在家睡睡？必定勉強出來，這是何意？”多九公道：“海外有兩句口號，說這伯慮國的風俗，難道林兄也不知麼？”林之洋道：“海外都說：‘杞人憂天，伯慮愁眠。’九公所說口號，莫非就是這兩句？怎叫‘憂天、愁眠’，俺卻不懂。”多九公道：“當日杞人怕天落下把他壓死，所以日夜憂天，此人所共知的。這伯慮國雖不憂天，一生最怕睡覺：他恐睡去不醒，送了性命，因此日夜愁眠。此地向無衾枕，雖有床帳，系為歇息而設，從無睡覺之說；終年昏昏迷迷，勉強支持。往往有人熬到數年，精神疲憊，支撐不住，一覺睡去，百般呼喚，竟不能醒。其家聚哭，以為命不可保；及至睡

醒，業已數月。親友聞他醒時，都來慶賀，以為死里逃生，舉家莫不歡喜。此地惟恐睡覺，偏偏作怪，每每有人睡去竟會一睡不醒，因睡而死的不計其數，因此更把睡覺一事視為畏途。”唐敖道：“此處既有睡去不醒之人，無怪更要愁眠。但睡去不醒，未免過奇，不知何故？”多九公道：“他們如果也像常人夜眠晝起，照常過日子，何至睡去不醒。因他終年不眠，熬的頭暈眼花，四肢無力；兼之日夜焦愁，胸中郁悶，一經睡去，精神渙散，就如燈盡油干，要想氣聚神全，如何能彀！自然就死了。”唐敖道：“此地壽相如何？”多九公道：“他們自從略知人事，就是滿腹憂愁，從無一日開心，也不知喜笑歡樂為何物。你只看他終日愁眉苦臉，年未二十，鬚髮已白，不過混一天是一天，那里還講壽數。”唐敖道：“可見過於憂愁，也非養生之道。”

女兒國

行了幾日，到了女兒國。船只泊岸。多九公來約唐敖上去游玩。唐敖因聞得太宗命唐三藏西天取經，路過女兒國，幾乎被國王留住，不得出來，所以不敢登岸。多九公笑道：“唐兄慮的固是。但這女兒國非那女兒國可比。若是唐三藏所過女兒國，不獨唐兄不應上去，就是林兄明知貨物得利，也不敢冒昧上去。此地女兒國却另有不同：歷來本有男子，也是男女配合，與我們一樣。其所異于人的，男子反穿衣裙，作為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帽，作為男人，以治外事。男女雖亦配偶，內外之分，却與別處不同。”唐敖道：“男為婦人，以治內事，面上可用脂粉？兩足可須纏裹？”林之洋道：“聞得他們最喜纏足，無論大家小戶，都以小腳為貴；

若講脂粉，更是不能缺的。幸虧俺生中國，若生这里，也教俺裹脚，那才坑死人哩！”因从怀中取出一張貨單道：“妹夫，你看：上面貨物就是这里賣的。”唐敖接过，只見上面所开脂粉、梳篦等类，尽是妇女所用之物。看罢，將單遞还道：“当日我們嶺南起身，查点貨物，小弟見这物件帶的过多，甚覺不解，今日才知却是为此。單內既將貨物开明，为何不將价錢寫上？”林之洋道：“海外賣貨，怎肯預先开价，須看他缺了那样，俺就那样貴。臨時見景生情，却是俺們飄洋討巧处。”唐敖道：“此处虽有女兒國之名，并非純是妇人，为何要買这些物件？”多九公道：“此地向來風俗，自國王以至庶民，諸事儉朴；就只有个毛病，最喜打扮妇人。無論貧富，一經講到妇人穿戴，莫不兴致勃勃，那怕手头拮据，也要設法購求。林兄素知此处風气，特帶这些貨物來賣。这个貨單拿到大戶人家，不过三兩日就可批完，臨期兌銀發貨。虽不能如長人國、小人國大獲其利，看來也不止兩三倍利息。”唐敖道：“这样异鄉，定要上去領略領略風景。舅兄今日滿面紅光，必有非常喜事，大約貨物定是十分得彩，我們又要暢飲喜酒了。”林之洋道：“今日有兩只喜鵲，只管朝俺乱噪；又有一对喜蛛，巧巧落俺脚上：只怕又有財气，也不可知。”拿了貨單，滿面笑容去了。

唐敖同多九公登岸進城，細看那些人，無老無少，并無鬚鬚；虽是男裝，却是女音；兼之身段瘦小，袅袅婷婷。唐敖道：“九公，你看：他們原是好好妇人，却要裝作男人，可謂矯揉造作了。”多九公笑道：“唐兄：你是这等說；只怕他們看見我們，也說我們放着好好妇人不做，却矯揉造作，充作男人哩。”唐敖点头道：“九公此話不錯。俗話說的：‘習慣成自然。’我們看他虽覺异样，無如他們自古如此；他們看見我們，自然也以我們为非。此地男子如此，不知妇人又是怎样？”多九公暗向旁边指道：“唐

兄，你看那个中年老嫗，拿着針綫做鞋，豈非婦人么？”唐敖看時，那邊門內坐著一個中年婦人：一頭青絲黑髮，油搽的雪亮，真可滑倒蒼蠅；頭上梳一盤龍髻，髮旁許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墜八寶金環；身穿玫瑰紫的長衫，下穿蔥綠裙兒；裙下露着小小金蓮，穿一雙大紅綉鞋，剛剛只得三寸；伸着一雙玉手，十指尖尖，在那里綉花；一雙盈盈秀目，兩道高高蛾眉，面上許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來一部鬚鬚，是個絡腮鬚子！看罷，忍不住扑嗤笑了一聲。那婦人停了針綫，望着唐敖喊道：“你这婦人，敢是笑我么？”這個聲音，老聲老氣，倒像破鑼一般，把唐敖嚇的拉着多九公朝前飛跑。那婦人還在那里大聲說道：“你面上有鬚，明明是個婦人；你却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雜！你明雖偷看婦女，你其實要偷看男人。你这臊貨！你去照照鏡子，——你把本來面目都忘了！你这蹄子，也不怕羞！你今日幸虧遇見老娘；你若遇見別人，把你當作男人偷看婦女，只怕打个半死哩！”唐敖听了，見离婦人已遠，因向九公道：“听他所言，果然竟把我們當作婦人。我那舅兄上去，但願他們把他當作男人才好。”多九公道：“此話怎講？”唐敖道：“舅兄本來生的面如傅粉；前在厭火國，又將鬚鬚燒去，更顯少壯；他們要把他當作婦人，豈不耽心么？”多九公道：“此地國人向待鄰邦最是和睦，何況我們又從中國來的，更要格外尊敬。唐兄只管放心。”

唐敖道：“你看路旁挂著一道榜文，圍着許多人在那里高声朗誦，我們何不前去看看？”走進听時，原來是為河道壅塞之事。唐敖意欲擠進觀看。多九公道：“此处河道與我們何干，唐兄看他怎么？莫非要替他挑河，想酬勞么？”唐敖道：“九公休得取笑。小弟素于河道絲毫不諳。只不过看看，長个見識。”

又朝前走，街上也有妇人在內，举止光景，同別处一样：裙下都露一双小脚，行动时腰肢顫顫巍巍；一时走到人烟叢雜处，也是躲躲閃閃，遮遮掩掩，那种嬌羞样子，令人看着也覺生憐。也有怀抱小兒的，也有領着小兒同行的。內中許多中年妇人，也有鬚鬚多的，也有鬚鬚少的，还有沒鬚的。及至細看，那中年無鬚的，因为要充少妇，惟恐有鬚顯老，所以拔的一毛不存。唐敖道：“九公，你看：这些拔鬚妇人，面上鬚孔犹存，倒也好看。”多九公道：“老夫才見几个有鬚妇人，那部鬚鬚都似銀針一般，他却用藥染黑，面上微微还有墨痕。”二人說笑，又到各处游了多时。

回到船上，林之洋尚未回來；用过晚飯，等到二鼓，仍無消息。呂氏甚覺着慌。唐敖同多九公提着燈籠，上岸找尋。走到城边，城門已閉，只得回船。次日又去尋訪，仍無踪影。至第三日，又帶几个水手，分头尋找，也是枉然。一連找了數日，竟似石沉大海。呂氏同婉如只哭的死去活來。唐、多二人仍是日日找尋，各处探信。

林之洋遭難

誰知那日林之洋帶着貨單，走進城去，到了几个行店，恰好此地正在缺貨。及至批貨，因價錢过少，又將貨單拿到大戶人家。那大戶批了貨物，因指引道：“我們这里有个國舅府，他家人众，須用貨物必多，你到那里賣去，必定得利。”隨即問明路徑，來到國舅府，果然高大門第，景象非凡。

林之洋來到國舅府，把貨單求管門的呈進。里面傳出話道：“連年國主采選嬪妃，正須此貨。今將貨單替你轉呈，即隨來差同去，以便听候批

貨。”不多时，走出一个內使，拿了貨單，一同穿过几層金門，走了許多玉路；处处有人把守，好不威嚴。來到內殿門首，內使立住道：“大嫂在此等候。我把貨單呈進，看是如何，再來回你。”走了進去。不多时出來道：“大嫂單內貨物并未开价，这却怎好？”林之洋道：“各物价錢，俺都記得，如要那几样，等候批完，俺再一总开价。”內使听了進去，又走出道：“請問大嫂：胭脂每担若干銀？香粉每担若干銀？头油每担若干銀？头繩每担若干銀？”林之洋把价說了。內使走去，又出來道：“請問大嫂：翠花每盒若干銀？絨花每盒若干銀？香珠每盒若干銀？梳篦每盒若干銀？”林之洋又把价說了。內使入去，又走出道：“大嫂單內各物，我們國主大約多寡不等，都要買些。就只价錢問來問去，恐有訛錯，必須面講，才好交易。國主因大嫂是中國妇人，所以命你進內。大嫂須要小心！”林之洋道：“这个不消分付。”跟着內使走進內殿。見了國王，深深打了一躬，站在一旁。看那國王，虽有三旬以外，生的面白唇紅，極其美貌。旁边圍着許多宮娥。國王十指尖尖，拿着貨單，又把各样价錢，輕啓朱唇問了一遍。一面問話，一面只管細細上下打量。林之洋忖道：“这个國王为甚只管將俺細看，莫非不曾見過中國人么？”不多时，宮娥來請用膳。國王分付內使將貨單存下，先去回复國舅；又命宮娥款待中國妇人酒飯。轉身回宮。

迟了片时，有几个宮娥把林之洋帶至一座樓上，擺了許多肴饌。剛把酒飯吃完，只听下面鬧鬧吵吵，有許多宮娥跑上樓來，都口呼“娘娘”，磕头叩喜。随后又有許多宮娥捧着鳳冠霞帔，玉帶蟒衫并裙褲簪环首飾之类，不由分說，七手八脚，把林之洋内外衣服脫的干干淨淨。——这些宮娥都是力大無窮，就如鷹拿燕雀一般，那里由他作主。——剛把衣履脫淨，早有宮娥預備香湯，替他洗浴。換了襖褲，穿了衫裙；把那一双大

脚暫且穿了綾袜；头上梳了髮兒，搽了許多头油，戴上鳳釵；搽了一臉香粉，又把嘴唇染的通紅；手上戴了戒指，腕上戴了金鐲。把床帳安了，請林之洋上坐。此時林之洋倒像做夢一般，又像酒醉光景，只是發癡。細問宮娥，才知國王將他封为王妃，等选了吉日，就要進宮。

正在着慌，又有几个中年宮娥走來，都是身高体壯，滿嘴鬚鬚。內中一个白鬚宮娥，手拿針綫，走到床前跪下道：“稟娘娘：奉命穿耳。”早有四个宮娥上來，緊緊扶住。那白鬚宮娥上前，先把右耳用指將那穿針之处碾了几碾，登时一針穿过。林之洋大叫一声：“疼殺俺了！”望后一仰，幸虧宮娥扶住。又把左耳用手碾了几碾，也是一針直过。林之洋只疼的喊叫連声。兩耳穿过，用些鉛粉塗上，揉了几揉，戴了一副八宝金环。白鬚宮娥把事办畢退去。接着有个黑鬚宮人，手拿一匹白綾，也向床前跪下道：“稟娘娘：奉命纏足。”又上來两个宮娥，都跪在地下，扶住兩脚，把綾袜脫去。那黑鬚宮娥取了一个矮凳，坐在下面，將白綾从中撕开，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盖上，用些白礬洒在脚縫內，將五个脚趾緊緊靠在一处，又將脚面用力曲作弯弓一般，即用白綾纏里；才纏了兩層，就有宮娥拿着針綫上來密密縫口：一面狠纏，一面密縫。林之洋身旁既有四个宮娥緊緊靠定，又被两个宮娥把脚扶住，絲毫不能轉动。及至纏完，只覺脚上如炭火燒的一般，陣陣疼痛。不覺一陣心酸，放声大哭道：“坑死俺了！”兩足纏过，众宮娥草草做了一双軟底大紅鞋替他穿上。林之洋哭了许多时，左思右想，無計可施，只得央及众人道：“奉求諸位老兄替俺在國王面前方便一声：俺本有妇之夫，怎作王妃？俺的兩只大脚，就如游学秀才，多年未曾歲考，業已放蕩慣了，何能把他拘束？只求早早放俺出去，就是俺的妻子也要感激的。”众宮娥道：“剛才國主業已分付，將足纏

好，就請娘娘進宮。此時誰敢亂言！”

不多時，宮娥掌燈送上晚餐，真是肉山酒海，足足擺了一桌。林之洋那里吃得下，只覺兩足痛不可當，支撐不住，只得倒在床上和衣而臥。

那中年宮娥上前稟道：“娘娘既覺身倦，就請盥漱安寢罷。”眾宮娥也有執着燭台的，也有執着漱盂的，也有捧着面盆的，也有捧着梳妝的，也有托着油盒的，也有托着粉盒的，也有提着手巾的，也有提着綾帕的：亂亂紛紛，圍在床前。只得依着眾人略略應酬。淨面後，有個宮娥又來搽粉，林之洋執意不肯。白鬚宮娥道：“這臨睡搽粉規矩最有好處，因粉能白潤皮膚，內多冰麝，王妃面上雖白，還欠香氣，所以這粉也是不可少的。”宮娥說之至再，那里肯聽。眾人道：“娘娘既如此任性，我們明日只好據實啓奏，請保母過來，再作道理。”登時四面安歇。

到了夜間，林之洋被兩足不時疼醒，即將白綾左撕右解，費盡無窮之力，才扯了下來，把十個腳指個個舒開。這一暢快，非同小可，就如秀才免了歲考一般，好不鬆勁。心中一爽，竟自沉沉睡去。次日起來，盥漱已罷。那黑鬚宮娥正要上前纏足，只見兩足已脫精光，連忙啓奏。國王敕保母過來重責二十，并命彼嚴行約束。保母領命，帶了四個手下，捧着竹板，來到樓上，跪下道：“王妃不遵約束，奉令打肉。”林之洋看了，原來是個長鬚婦人，手捧一塊竹板，約有三寸寬、八尺長。不覺吃了一驚道：“怎么叫作‘打肉’？”只見保母手下四個微鬚婦人，一個個膀闊腰粗，走上前來，不由分說，輕輕拖翻，褪下中衣。保母手舉竹板，一起一落，竟向屁股、大腿，一路打去。林之洋喊叫連聲，痛不可忍。剛打五板，業已肉綻皮開，血濺茵褥。保母將手停住，向纏足宮娥道：“王妃下體甚嫩，才打五板，已是‘血流漂杵’；若打到二十，恐他貴體受傷，一時難愈，有誤吉期。

拜煩姐姐先去替我轉奏，看國主鈞諭如何，再作道理。”纏足宮人答應去了。

不多久，只見纏足宮人走來道：“奉國主鈞諭，問王妃此后可遵約束？——如痛改前非，即免責放起。”林之洋怕打，只得說道：“都改過了。”眾人于是歇手。宮娥拿了綾帕，把下体血迹擦了。國王命人賜了一包棒瘡藥：又送了一盞定痛人參湯。隨即敷藥，吃了人參湯，倒在床上歇息片時，果然立時止痛。纏足宮娥把足從新纏好，教他下床來往走動。宮娥攙着走了几步。棒瘡虽好，兩足甚痛，只想坐下歇息；無奈纏足宮娥惟恐誤了限期，毫不放松，剛要坐下，就要啓奏；只得勉強支持，走來走去，真如掙命一般。到了夜間，不時疼醒，每每整夜不能合眼。無論日夜，俱有宮娥輪流坐守，從無片刻離人，竟是絲毫不能放松。林之洋到了這個地位，只覺得湖海豪情，變作柔腸寸斷了。

林之洋兩只腳，被眾宮人今日也纏，明日也纏，并用藥水熏洗，未及半月，已將腳面彎曲折作兩段，十指俱已腐爛，日日鮮血淋漓。一日，正在疼痛，那些宮娥又攙他行走。不覺氣惱夾攻，暗暗忖道：“俺林之洋捺了火氣，百般忍耐，原想妹夫、九公，前來救俺；今他二人音信不通，俺與其零碎受苦，不如一死，到也干淨！”手扶宮人，又走了几步，只覺疼的寸步難移。奔到床前，坐在上面，任憑眾人解勁，口口声声只教保母去奏國王，情願立刻處死，若要纏足，至死不能。一面說着，摔脫花鞋，將白綾用手亂扯。眾宮娥齊來阻攔，亂亂紛紛，攪成一團。保母見光景不好，即去啓奏。登時奉命來至樓上道：“國主有令：王妃不遵約束，不肯纏足，即將其足倒挂梁上，不可違誤！”林之洋此時已將生死付之度外，即向眾宮娥道：“你們快些動手！越教俺早死，俺越感激！只求越快越好！”于是隨着

众人擺布。誰知剛把兩足用繩纏緊，已是痛上加痛；及至將足吊起，身子懸空，只覺眼中金星亂冒，滿頭昏暈，登時疼的冷汗直流，兩腿酸麻。只得咬牙忍痛，閉口合眼，只等早早氣斷身亡，就可免了零碎吃苦。挨了片時，不但不死，並且越吊越覺明白。兩足就如刀割針刺一般，十分痛苦。咬定牙關，左忍右忍，那里忍得住！不因不由殺豬一般喊叫起來，只求國王饒命。保母隨即啓奏，放下來。從此只得耐心忍痛，隨着眾人，不敢違拗。众宮娥知他畏懼，到了纏足時，只圖早見功效，好討國王歡喜，更是不顧死活，用力狠纏。——屢次要尋自盡，無奈众人日夜提防，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不知不覺，那足上腐爛的血肉都已變成膿水，業已流盡，只剩几根枯骨，兩足甚覺瘦小；頭上烏雲，用各種頭油，業已搽的光鑒；身上每日用香湯熏洗，也都打磨干淨；那兩道濃眉，也修的彎彎如新月一般；再加朱唇点上血脂，映着一張粉面，滿頭朱翠，却也窈窕。國王不時命人來看。這日保母啓奏：“足已纏好。”國王親自上樓看了一遍，見他面似桃花，腰如弱柳，眼含秋水，眉似遠山。越看越喜，不覺忖道：“如此佳人，當日把他誤作男裝，若非孤家看出，豈非埋沒人才。”因从身邊取出一挂真珠手串，替他親自戴上。众宮人攙着万福叩謝。國王拉起，携手并肩坐下，又將小腳細細觀玩；頭上身上，各處聞了一遍，撫摸半晌，不知怎樣才好。林之洋見國王過來看他，已是滿面羞慚，後來同國王并肩坐下，只見國王剛把兩足細細觀玩，又將兩手細細賞鑒；聞了頭上，又聞身上；聞了身上，又聞臉上：弄的滿面通紅，坐立不安，羞愧要死。

國王回宮，越想越喜。當時选定吉期，明日進宮。并命理刑衙門釋放罪囚。林之洋一心只想唐、多二人前來相救，那知盼來盼去，眼看着明日

就要進宮，仍是毫無影响。一时想起妻子，心如刀割，那眼泪也不知流多少。并且兩只脚，已被纏的骨軟筋酥，倒像酒醉一般，毫無气力，每逢行动，总要宮娥攙扶。想起当年光景，再看看目前形狀，真似兩世人。万种淒涼，肝腸寸断。这日晚上，足足哭了一夜。到了次日吉期，众宮娥都絕早起來替他梳裹、搽胭抹粉，更比往日加倍殷勤。那双小脚虽覺微長，但纏的弯弯，下面襯了高底，穿着一双大紅鳳头鞋，却也不大不小。身上穿了蟒衫，头上戴了鳳冠，渾身玉佩叮璫，滿面香气扑人，虽非國色天香，却是袅袅婷婷。用过早膳，各王妃俱來賀喜，來來往往，絡繹不絕。到了下午，众宮娥忙忙乱乱，替他穿戴齐整，伺候進宮。不多时，有几个宮人手执珠灯，走來跪下道：“吉时已到。請娘娘先升正殿，伺候國主散朝，以便行禮進宮。就請升輿。”林之洋听了，倒像頭頂上打了一个霹靂，只覺耳中嚶的一声，早把魂灵嚇的飛出去了。众宮娥不由分說，一齐攙扶下楼，上了鳳輿，無數宮人簇拥，來到正殿，國王業已散朝，里面灯燭輝煌。众宮人攙扶林之洋，顫顫巍巍，如鮮花一枝，走到國王面前，只得弯着腰兒，拉着袖兒，深深万福叩拜。各王妃也上前叩賀。正要進宮，忽听外面鬧鬧吵吵，喊声不絕，國王嚇的驚疑不止。

唐 敖 治 水

唐敖自从那日同多九公尋訪林之洋下落，訪來訪去，絕無消息。这日兩人分头去訪。唐敖尋了半日，回船用飯，因呂氏母女啼哭，正在解劝。只見多九公滿头是汗，跑進船上道：“今日費尽气力，才把林兄下落打听出來。”呂氏慌忙問道：“俺丈夫現在何处？究竟存亡若何？”多九公

道：“老夫問來問去，恰好遇見國舅府中內使，才知林兄因國王看貨欢喜，留在宮內，封为貴妃。因他脚大，奉令把足纏好，方擇吉日成親。今脚已裹好，國王擇定明日進宮。”話未說完，呂氏早已哭的暈倒。婉如一面哭着，把呂氏喚醒。呂氏向唐、多二人叩头，哭哭啼啼，只求“姑爺、九公，救俺丈夫之命”。唐赦命蘭音、婉如把呂氏攙起。

多九公道：“老夫剛才悬那內使求國舅替我們轉奏，情願將船上貨物尽数孝敬，贖林兄出來。虽承內使轉求，無奈國舅因吉期已定，万难挽回，不肯轉奏。老夫無計可施，只得回來。唐兄可有甚么妙計？”唐赦嚇的思忖多時道：“此時吉期已到，恐难挽回。为今之計，惟有且寫几張哀憐呈詞，到各衙門遞去，設遇忠正大臣，敢向國王直言諫諍，救得舅兄出來，也未可知。除此实無別法。”呂氏道：“姑爺这个主意想的不差！他們偌大之國，官兒無數，豈無忠臣？这个呈詞遞去，必能救得丈夫出來。就請姑爺多寫几張，早早遞去！”唐赦当时作了哀憐稿兒，托多九公酌定。二人分着寫了几張，惟恐耽擱，連飯也不敢吃，隨即進城，但遇衙門，就把呈詞遞進。誰知里面看過，仍旧發出道：“这不干我們衙門之事，你到別处遞去。”一連几十处，总是如此。二人餓着跑到日暮，只得回船。呂氏問知詳細，只哭的死去活來。娘兒兩個，足足哭了一夜。唐赦听着，心如劍刺，东方漸亮，急的瞪目痴坐，無計可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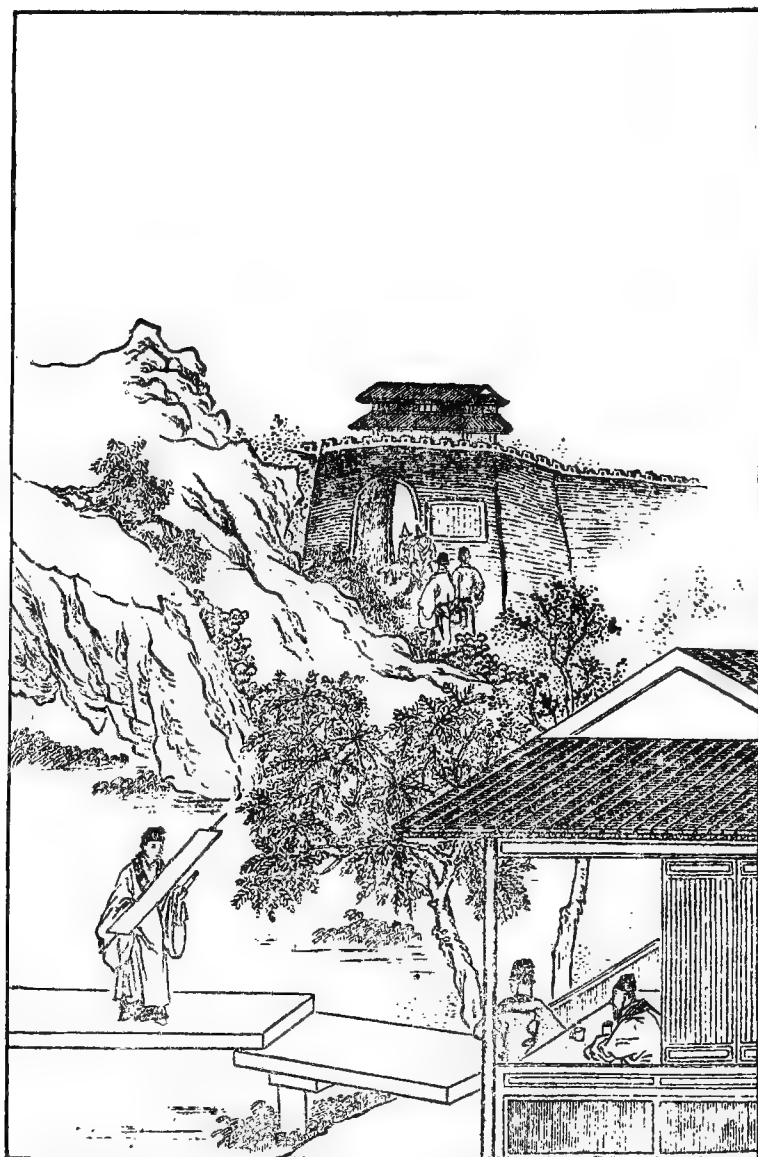
多九公走來道：“我們与其在船悶坐，何不上去探听？”只听四处紛紛傳說：今日國主收王妃進宮，釋放罪囚，各官都叩賀去了。二人听了，更覺心冷如冰。

忽然，远远有許多人簇拥着走來，二人迎上觀看，原來是些人夫担着几十担礼物过去。多九公道：“后面那个押禮的，就是國舅內使，不知

到何处送礼去？”唐敖道：“上面俱用錦袱盖着，自然是送國王的了。”多九公忙去打听，回來满面愁容道：“唐兄：你道國舅这礼送给那个的？原來却是送给林兄的。”唐敖道：“此話怎講？”多九公道：“那送礼人說：國舅因今日王妃進宮，送这礼物，預备王妃賞賜宮人。豈非送给林兄么？”唐敖听了，只急的抓耳搔腮。再望望，太陽業已西墜，各处官員，都乘轎馬叩賀回來；不多时，國舅送礼人夫，也都挑着空担回去。

二人見天色已晚，無可奈何，只得垂头丧气，回归旧路。唐敖道：“若过了今日，也还救得出么？”多九公搖頭道：“今日如果進宮，生米做成熟飯，豈有挽回之理。”唐敖道：“舅兄如此好人，將來竟作异鄉之鬼，这样結局，能不令人伤感！”多九公听了，也是嘆息不止。

信步行來，又到張挂榜文处。唐敖猛然心內一急，低头想了一想，走上前去，把榜揭了下來。多九公摸不着唐敖是何主見，当着众人，攔又攔不得，問又問不得，惟有望着發癡。那些看守人役，上前問道：“你是何处妇人，擅揭此榜？那榜上的話，你可看明？”此时众百姓聞得有人揭榜，登时四方轟动，老老少少，無數百姓，都圍着觀看。唐敖看見人众，因朗声發話道：“我姓唐，乃中國人氏，从外洋至此。治河一道，我們中國無人不知。今路过貴邦，因見國王这榜，备言連年水患，人民被害，如鄰邦君王治得河道，小民得免水患，情願納貢臣服；若鄰邦臣民有能治得河道，財宝祿位，悉听擇取；說的甚覺誠懇。因此不辞劳瘁，特來治河，与你們除患。……”話未說完，早有許多百姓，挨挨挤挤，都跪在地下，口口声声，只求中國貴人大發慈心，早賜救拔。唐敖道：“你們諸位請起。我虽能治河，但財宝祿位，我們中國那样不有？这些我都不要。只要你們依我一事，我就即日兴工。”众百姓都起來道：“不知貴人所說何事？”唐敖道：



“小可有个妻舅，前因賣貨進宮，現被國王立为王妃，聞得吉期定于今日。你們如要治河，大家即到朝前哭訴，放了此人，我即興工。如國王不以民命为重，不肯放他，縱讓財宝如山，我亦不願，只好回鄉去了。”說話間，那圍着看的人，密密層層，就如人山人海一般。一聞此言，只听得發了一聲喊，不約而同，齊向朝門而去。那些人役，也都去回本官。

多九公得空到唐敖耳边問道：“唐兄果然曉得治河么？”唐敖道：“小弟并未做过河工，那知治河！”多九公道：“你既不知，为何把榜揭了？設或修治不妥，虛費他的帑項，豈不連我們也弄得不得脫身么？”唐敖道：“小弟此番揭榜虽覺孟浪，但因要救舅兄，不得已做了一个‘火燒眉毛，且顧眼前’之計，實是無可奈何。此時众百姓前去，大約國王難違众情，必是暫緩吉期。明日小弟看過河道，只好設法酌量。倘舅兄五行有救，自然机緣湊巧，河道成功；如光景不佳，不能結局，即煩九公將船上貨物饋送鄰邦，求其拯救；只此便是良策。”多九公听着，只是皺眉搖頭。登時有看榜人役，备了轎馬，把唐敖送到迎賓館。多九公只得充作僕人，跟在后面。早有管事人預備酒飯，多九公另有下席一桌。二人正在飢餓，且飽餐一頓。飯后，多九公上船送信，暫安呂氏之心。回到賓館，仍同唐敖靜候佳音。

那些百姓听了唐敖之言，一時聚了數萬人，齊至朝門，七言八嘴，喊聲震耳。國王正受嬪妃朝賀，忽聞此聲，驚疑不止。只見宮人進來奏道：“國舅有要事面奏。”國王即命众人暫避，把國舅傳進。國舅行禮畢，就把“中國婦人揭榜，能修河道，因主上把他親戚立为王妃，意欲恳求釋放，才能興工。众百姓現在聚了數萬人，齊集朝門，吁求主上俯念數十萬生

灵为重，释放此人，以便即日兴工，救拔生民，以免塗炭”等話，奏了一遍。國王道：“我國向例：凡庶民人家，从無再醮之妇；何以孤家身为人君，反令王妃違此定例呢？”國舅道：“剛才臣已割切曉諭：‘向來國中庶民，既婚后尚且不准改節；何況君上乃一國之主，豈有放回王妃之理？’說之至再。奈众百姓因吉期虽是今日，但王妃尚未進宮，与業已進宮不同，所以才敢吁恩施恩。”國王听了，無言可答。忖了多时道：“既如此，卿就出去回复众民，說寡人業已進宮，今日不能啓奏。到了明日，木已成舟，众百姓也不能求我释放，我也有詞可托了。”國舅再三恳求，無奈國王执意不肯，只得退出，回复众人。众百姓听了，惟恐到了明日，就难挽回，登时鼓譟，乱乱轟轟，喊成一片。國王听見外面如此，心中着实害怕，明知自己理虧，意欲释放，又难割舍。想了多时，忽听外面人声漸漸闖進宮來，不覺發恨道：“索性給他‘一不做二不休’罢！”因命值殿尉官，率領軍兵十万，立时征剿。尉官奉命，立刻点兵，只听四面槍炮声震的山搖地动。众百姓那里肯退，都說：与其日后丧在魚鱉之口，不如今日被國主殺了，倒也干淨。哭哭啼啼，更覺喊声震天。國舅見百姓势头已急，惟恐人多激变，分付众兵無許动手伤人，随又劝住众百姓，又進宮向國王請求，國王怕百姓造反，只得道：“他果能治河，我念生灵为重，原可施恩把王妃释放。不知他治的究竟如何。莫若守他河路治好，再放王妃回去。倘修治不善，不能完功，虛費銀兩，即將王妃留在此处，日后照数拿銀來贖。國舅以为何如？”國舅听了，滿心欢喜道：“主上如此办理，既不虛糜帑項，又安众民之心；倘河道成功，也除通國大患：真是一举兩便。”國王道：“你就照此办去。”國舅把这話向众百姓說了，众百姓这才慢慢散去。

國舅來至迎宾馆，見了唐敖，彼此叙了寒溫。國舅道：“治河一事，不

知貴人有何高見？”唐敖道：“貴邦河道受病之由，小子尙未目睹，不敢謬執臆見。若論大概情形，當年治河的，莫善于禹。吾聞禹疏九河，這個‘疏’字，却是治河主腦：疏通眾水，使之各有所歸，所謂‘來有來源，去有去路’。根源既清，中無壅滯，自然不至為患了。此小子愚昧之見，將來看過河道，尙望國舅大人指教。”

國舅聞唐敖之言，不覺點頭道：“貴人所言這個‘疏’字，頓開茅塞，足見高明。想來敝邦水患，從此可以永絕了。老夫還要回去復命，暫且失陪，明日再來奉陪去看河道。”分付人役預備酒宴，小心伺候，就走了。多九公道：“林兄之事，若據剛才用兵征剿光景，竟是毫無挽回；現據國舅之言，又像林兄不久就要回來。莫非林兄竟未成親？令人不解。”唐敖道：“大約此事全虧眾百姓之力。國王恐人眾作亂，所以暫緩吉期，也未可知。”

多九公道：“這且慢慢再去打听。但治河一事，關係非輕，倘有疏虞，不但林兄不能還鄉，就是我們也不知如何結局。老夫頗不放心。明日看過河道，唐兄究竟是何主見？”唐敖道：“這個河道，其實看也罷，不看也罷。小弟久已立定一個主意。我想：河水泛濫為害，大約總是河路壅塞，未有去路，未清其源，所以如此。明日看過，我先給他處處挑挖極深，再把口面開寬，來源去路，也都替他各處疏通。大約河身挑挖深寬，自然受水就多；受水既多，再有去路，似可不致泛濫了。”多九公道：“治河既如此之易，難道他們國中就未想到么？”唐敖道：“昨日九公上船安慰他們，我喚了兩個人役，細細訪問。此地向來銅鐵甚少，兼且禁用武器，以杜謀為不軌；國中所用，大約竹刀居多，惟富家間用銀刀，亦甚希罕。所有挑河器具，一概不知。好在我們船上帶有生鐵，明日小弟把器具畫出樣兒，

教他們製造。看來此事尙易成功。”

次日，國舅陪唐敖出城看河。一連兩日。看畢回來，唐敖道：“連日細看此河受病處，就是前日所說那個‘疏’字缺了。以彼處形勢而論：兩邊堤岸，高如山陵，而河身既高且淺，形像如盤，受水無多，以至為患。這總是水大之時，惟恐沖決漫溢，且顧目前之急，不是筑堤，就是培岸。及至水小，並不預為設法挑挖疏通；到了水勢略大，又復培壅。以致年復一年，河身日見其高。若以目前形狀而論，就如以浴盆置于屋脊之上，一經漫溢，以高臨下，四處皆為受水之區，平地即成澤國。若要安穩，必須將這浴盆埋在地中。盆低地高，既不畏其沖決，再加處處深挑，以盤形變成釜形，受水既多，自然可免漫溢之患了。”國舅道：“貴人所論河道受病情形，恰中其弊，足見中國貴人留心時務，識見高明。至浴盆屋脊之說，尤其對症，真是指破迷團。惟求貴人大發惻隱，早賜拯拔，使敝邦‘屋脊’之禍，——水由地中行，永慶安瀾，得免塗炭，不獨蒼生感戴，即敝邦國主，亦當銘感不忘。但挑挖深通，不知天朝向來用何器具？尙求指教。”

唐敖道：“敝處所用器具甚多，無如貴邦銅鐵甚少，無從措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既一無所有，縱使大禹重生，亦當束手。幸而我們船中帶有鋼鐵，製造尙易。但河道一時挑挖深通，使歸故道，施工甚難。蓋堤岸日積月累，培壅過高，下面雖可深挑，而出土甚覺費事；倘能集得數十萬人夫，一面深挑，一面去其堤岸，使兩岸之土不致壅積，方能易于成功。不知人夫一時可能齊集？”國舅道：“若講人夫，貴人只管放心。此地河道，為患已久，居民被害已深，聞貴人修治河道，雖士商人等，亦必樂于從事；況又發給工錢飯食，那些小民，何樂不為？”唐敖道：“此

时必须先造器具。明日國舅多派工匠过来。俟器具造齐，再擇吉期开工。”國舅点头，即命随从速傳工匠，明早伺候；并多派人役，听候差遣。說罢別去。唐敖將器具样兒画了，并托多九公照应把鉄發來。次日，許多工人傳到，唐敖把样兒取出，一一指点，登时开爐打造。众工人虽系男裝，究竟是些妇女，心灵性巧，不过兩三日，都造齐备。擇了开工吉期。

是日，國舅同至河边。唐敖命人逐段筑起土壩。先把第一段之水車到第二段壩內，即將第一段挑挖深通；就把第二段土壩推倒，將水放入第一段新挑深坑之內，再挑第二段：逐段都动起工來，总是尽力深挑。后来所挖之土，一时竟难上岸，仍命工人把筐垂入坑內，用轆轤攪上，每取土一筐，要費許多气力。好在众百姓年年被这水患鬧怕，此番动工，举國之人，齐來用力，一面挑河，一面起堤，不上十日，早已完工。又把各处來源去路，也都挑挖疏通。这里唐敖指点監工：那众百姓見他早起晚归，日夜辛勤，人人感仰。

这时，國王命人备轎送林之洋回船，并命众宮娥替林之洋改換男裝，伺候上轎。

林之洋回到船上。原來國王昨日备了鼓乐，已將唐敖、多九公护送回來。此时林之洋見了唐、多二人，惟有再三拜謝；呂氏、婉如、蘭音，也都相見，真是悲喜交集。林之洋道：“妹夫到海外原为游玩，那知是俺救命恩人。俺在那里受罪，本要尋死，却虧妹夫救俺出來。”唐敖道：“舅兄为何步履甚慢？难道國王果真要你纏足么？”林之洋見問，不覺又是好笑，又是愧恨道：“他把俺硬算妇人做他的老婆也罢了，偏偏还要穿耳、纏足。俺這兩脚好像才出閨的新妇，又像新進館的先生，这些时好不拘

束。偏那宮人要早見功，又用猴骨熬湯，替俺熏洗。今虽放的照旧，奈被猴骨洗的倒像多吃兩杯，只觉害酒軟弱，至今还是無力。当日上午去賣貨，曾有一对喜蛛落在脚上，那知却是这件喜事！”婉如道：“爹爹耳上还有一副金环，俺替你取下來。”林之洋道：“那穿耳宮娥也不顧死活，揪着耳朵就是一針，今日想起，俺还觉痛。这总怪厭火國囚徒把俺鬍鬚燒去，嘴上光光的，國王只当俺年輕，才有这番灾难。”

軒 轅 國

三人說說笑笑，行了几时。这日，唐敖立在柁楼，远远望去，只見对面霞光万道，从中隱隱現出一座城池。多九公把罗盤看一看道：“唐兄：前面已到軒轅國。此是西海第一大邦，我們要暢游几日了。”当时到了軒轅，將船泊岸。林之洋脚已养好，自去賣貨。唐、多二人上岸，远远望那城郭，就如峻嶺一般，巍巍蕩蕩，景象非凡。不多时，步过玉桥，迎面無數梧桐，一望無际；桐林之內，有对鳳凰，來來往往，一上一下，盤旋飛舞，就如錦綉一般。越看越愛，不覺贊好道：“前在麟鳳山虽見鳳凰，却未看他飛舞；那知此处却有如此大觀！”多九公道：“唐兄既要領略此國風景，何不且到城中？此地鳳凰如別处鷄鴨一般，到处皆是，若看鳳舞，終日还看不完哩。”唐敖听罢，即出梧林。走了多时，田野中已有人烟，都是人面蛇身：一条蛇尾，盤交头上；衣冠言談，与中國無异；举止面貌，亦甚秀雅。走進城來，街市虽有十数丈之寬，那些作買作賣，來來往往，仍是捱挤不动。市中所賣鳳卵，如別处鷄蛋一样，擺列無數。

忽听吆喝，街上人都向兩旁閃开。只見一人手执一柄黃

傘，——寫‘君子國’三个大字，——傘下罩着一位國王：生得方面大耳，品貌端嚴；身穿紅袍，頭戴金冠，腰中佩劍，許多隨從，騎着一匹文虎過去。隨後又有一傘，——寫着“女兒國”，——傘下罩着一位國王：生得眉清目秀，面白唇紅；頭戴雉尾冠，身穿五彩袍；騎着一匹犀牛，也是許多跟隨，簇擁過去。唐敖道：“此時君子、女兒兩位國王忽然到此，不知何故？莫非都屬軒轅所轄，前來朝賀么？”多九公道：“他們各霸一方，向來并無統屬。此番到此，大約素日契好，前來拜望，亦未可知。”唐敖搖頭道：“小弟記得：我們自从今正來到海外，所過之國，第一先到君子，其次大人、淑士……以至女兒，共計三十國。走了九月之久，才到此地。若君子國王來此，往返豈不要走年半之久？如此遙遠，特來拜望，只怕未必。”多九公道：“我們因要賣貨，不問道路遙遠，只檢商販通處繞去，所行之地，并非直路，所以耽擱。他們直來直往，何須多日。但這兩國畢竟為何到此，待老夫且去打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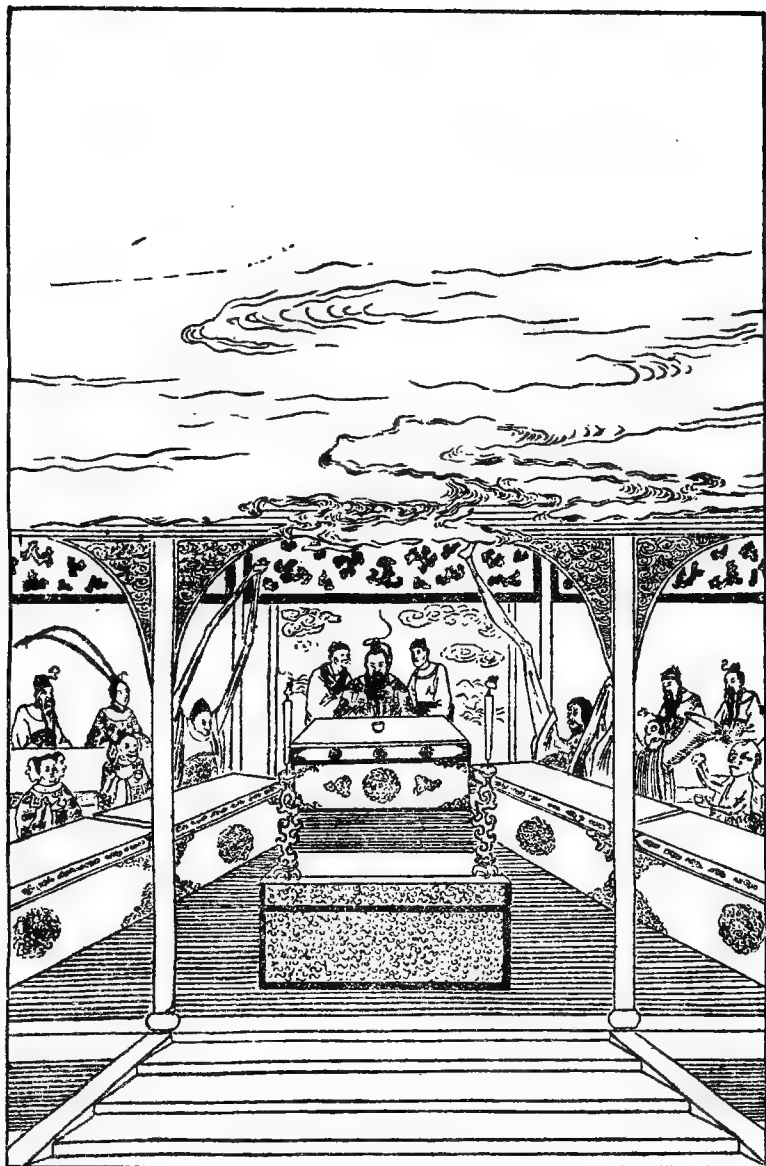
不多時，回來道：“此番我們來的湊巧。此地國王，向來為人聖德。凡有鄰邦，無論遠近，莫不和好。而且有求必應，最肯排難解紛，每遇兩國爭鬥，他即代為解和，海外因此省了許多刀兵，活了若干民命。今年恰值一千歲整壽，臣民都演戲慶賀，遠近各國齊來慶賀。明日就是壽誕之期。今日各國都在千秋殿預祝，大排筵宴，殿外共有數十處梨園演戲。無論軍民，只管進去瞻仰，我們何不同去看看？”唐敖聽罷，不勝之喜，隨即舉步道：“請教九公：此地國王何以竟有千秋之壽？”多九公道：“老夫記得古人言：‘軒轅之人，不壽者八百歲。’大約千歲還不算高壽哩。”

說笑間，迎面有座冲霄牌樓，霞光四射，金碧輝煌。穿過牌樓，又是一座金門。走過金門，才望見千秋殿。那殿約有十余丈高，極其寬大；四

面都是亭台樓閣，將千秋殿環抱居中。各處音樂不斷，接接連連，都是梨園演戲。唐敖一心要看國王，無心看戲，直向千秋殿走來。

那看的人雖如人山人海，好在國王久已出示，毋許驅逐閑人，悉听庶民瞻仰。二人擠在人叢中，也步入殿內。只見主位坐着軒轅國王：頭戴金冠，身穿黃袍，後面一條蛇尾，高高盤在金冠上。殿上許多國王，都是奇形怪狀。唐敖略略看了一遍，內中除君子、大人、女兒各國約略曉得，其餘俱是素昧平生。因暗暗問道：“請教九公：小弟聞得軒轅之人有‘尾交首上’之說，想來就是主席國王了。其餘這些國王，除了我們到過的，內中許多奇形怪狀，小弟看來看去，只覺眼花撩亂，辨不明白。那邊有位國王，頭上披着長髮，兩腿伸在殿上約有兩丈長，其國何名？”多九公輕輕答道：“這是長股國，又名有喬國。我們中國以雙木續足，叫作‘高躋’，就是仿他作的。長股之旁有位國王，一個大头、三個身軀的，名叫三身國。上首有位頭大如斗、身長三尺的，名叫周饒國。——就是能做飛車的周饒。迎面有位腳脛相交的，名叫交脛國。交脛旁邊有位面中三目、一只長臂的，名叫奇肱國。奇肱下首坐着一位三首一身的，名叫三首國。”唐敖道：“那邊一位三身一首，這邊一位三首一身，兩位設或對看，只怕彼此都有羨慕之意哩。”

林之洋聽見此處演戲，也來殿上，恰好三人遇在一處。唐敖道：“這些國王，舅兄都熟識么？”林之洋看了，也有認得的，也有認不得的。唐敖道：“內中有個‘舅夫國’，九公可曾看見？”多九公道：“海外各國，老夫雖未全到，但這國名無有不知，從未見有‘舅夫’之說。唐兄從何見來？”唐敖道：“林兄是小弟妻舅，女兒國王又是小弟妻舅之夫，以此而論，那女兒國王豈非小弟‘舅夫’么？”多九公笑道：“若論親眷，唐兄還是女兒國王的妻



妹婿哩。据老夫愚見：林兄須要躲避躲避；惟恐令夫見你在外丟丑，把脚放大，一时气惱，倘命保母過來，那定痛人參湯，老兄又要吃一杯了。”

林之洋同唐、多二人嘲笑，招架不住，漸覺詞鈍，因众國王在殿上閑談，就勢說道：“九公且莫斗趣。”

只听那边長臂國王向長股國王道：“小弟同王兄湊起來，却是好好一个漁翁。”長股國王道：“王兄此話怎講？”長臂國王道：“王兄腿長兩丈，小弟臂長兩丈。若到海中取魚，王兄將我駝在肩上：你的腿長，可以不怕水漫；我的臂長，可以深处取魚。豈非絕好漁翁么？”長股國王道：“把你駝在肩上，虽可取魚；但你一时撒起尿來，小弟却朝何处躲呢？”翼民國王道：“聶耳王兄耳最長大，王兄尽可躲在其內。”結胸國王道：“聶耳王兄耳虽長大，但他近來耳軟，喜听讒言，每每誤事。”穿胸國王道：“据小弟愚見：莫若躲在兩面王兄头巾內，倒还穩妥。”毛民國王道：“头巾內久已藏着一張坏臉。他的兩面業已难防，豈可再添一面。若果如此，我們只好望影而逃了。”兩面國王道：“那边現在有位三首王兄，他就是三面，为何王兄又不望影而逃呢？”大人國王道：“莫講三首王兄只得三面，就是再添几面，又有何妨。他的喜怒憂惡，全擺臉上，令人一望而知，并且形像总是一样，从無參差；不比兩面王兄对着人是一張臉，背着人又是一張臉，变幻無常，捉摸不定，不知藏着是何吉凶，令人不由不怕，只得望影而逃了。”

伯慮國王道：“今日为軒轅王兄祝寿，因而想起此國人為何都能長寿？為何敵处人向多短寿？即如小弟現在年未三旬，業已老迈。女兒王兄比我年長，却如此少壯，想來必有服食養生妙術，何不指教一二？”厭火國王道：“王兄如將憂慮稍为減些，把心放寬，不必只管熬夜，該睡則睡，

該起則起，也就是養生之術了。”犬封國王道：“伯慮王兄尊軀既弱，何不弄些飲食調養？即如小弟一生無所好，就只最喜講究享点口福。今日吃了这几样，明日又吃那几样，总是想着法兒，变着样兒，給他一味狠吃。并且把他就算一件工課，每日苦思惡想，自然生出許多可口东西。况心机与其用在別的事上，何不用在自己身上，乐得嘴头快活，豈不有趣？”伯慮國王道：“此說虽善，無如小弟絲毫不懂，这却怎好？”犬封國王道：“这有何难！王兄如高兴，將來小弟即到貴邦奉陪王兄住几时，就近指撥貴庖，不过一年半載，再無不妙。但必須小弟在彼日日親尝口味，时时指点，方能日見其妙。”

正在談論，誰知女兒國王忽見林之洋雜在众人中，如鶴立雞群一般，更覺白俊可愛，呆呆望着，只管發癡。众國王見他出神，也都朝外細看：那深目國王手舉一只大眼，对着林之洋更是目不轉睛；聶耳國王只將兩耳乱搖；勞民國王更將身子乱擺；無腸國王惟有望着垂涎；跂踵國王只管踮着脚尖兒仔細定睛。林之洋被众人看的站立不住，只得携了唐、多二人，走出殿外。多九公道：“看这光景，不独女兒國王难割旧愛，就是众國王也有許多眷戀之意哩。”說的林之洋滿面通紅，唐敖惟有發笑。

一連游了几日，林之洋貨物十去八九。登时开船。

唐敖入仙山

一天，林之洋想起海外有个“不死國”，因問多九公，才知就在鄰近。并聞：國中有座員丘山，山上有棵不死樹，食之可以長生；國中又有赤

泉，其水甚紅，飲之亦可不老。所以唐敖要去走走。無如此國僻處萬山中，須過許多海島，才至其地，乃人迹罕到之處。多九公意欲不去。林之洋聞彼處有個赤泉，心里也想飲些泉水，希冀長生；那怕難走，執意要去。因此打起羅盤，竟朝不死國進發。

這日，三人正在船後閑談，多九公忽然囑咐眾水手道：“那邊有塊烏云漸漸上來，少刻即有風暴，必須將篷落下一半，繩索結束牢固；惟恐不能靠岸，只好順着風頭飄了。”唐敖聽罷，朝外一望，只見日朗風清，毫無起風形象。惟見有塊烏云，微微上升，其長不及一丈。看罷，不覺笑道：“若說這樣晴朗好天却有風暴，小弟就不信了。難道這塊小小烏云就藏許多風暴？那有此事！”林之洋道：“那明明是塊風云，妹夫那里曉得。”言還未了，四面呼呼亂响，頃刻狂風大作，波浪滔天。那船順風吹去，就是烏騾快馬也趕他不上。越刮越大，真是翻江攪海，十分利害。唐敖躲在艙中，這才佩服多九公眼力不錯。這個風暴，再也不息。沿途虽有靠岸處，無奈風勢甚狂，那里由你做主。不但不能靠岸，并且船篷被風鼓住，隨你用力，也難落下。一連刮了三日，這才略略小些，費盡氣力，才泊到一個山脚下。唐敖來到后梢，看眾人收拾篷索。林之洋道：“俺自幼年就在大洋來來往往，眼中見的風暴也多，從未見過無早無晚、一連三日、總不肯歇。如今弄的昏頭昏腦，也不知來到甚么地方。這風若朝俺們來的旧路刮去，再走兩日，只怕就可到家了。”

唐敖道：“如此大風，却也少見。此時順風飄來，又有若干路程？此處是何地名？”多九公道：“老夫記得此處叫作普度灣。岸上有条峻嶺，十分高大，自來從未上去。至于程途，若以此風約計，每日可行三五千里，今三日之久，已有一万余里。”林之洋道：“春間俺同妹夫說‘水路日期難以

預定’，就是这个緣故。”唐敖因風头略小，立在柁樓，四处觀望。只見船旁这座大嶺，較之东口、麟鳳等山甚覺高闊，远远看着，清光滿目，黛色參天。望了多時，早已垂涎，要去游玩。林之洋因受了風寒，不能同去；即同多九公上岸。喜得那風被山遮住，并不甚大，隨即上了山坡。多九公道：“此处乃海外極南之地，我們若非風暴，何能至此！老夫幼年虽由此地路过，山中却未到过，惟聞人說，此地有个海島，名叫小蓬萊。不知可是？我們且到前面，如有人烟，就好訪問。”又走多時，迎面有一石碑，上鐫“小蓬萊”三个大字。唐敖道：“果然九公所說不錯。”繞过峭壁，穿过崇林，再四处一看：水秀山清，無窮美景；越朝前進，山景越佳，宛如登了仙界一般。

唐敖道：“我們前在东口游玩，小弟以为天下之山，無出其右；那知此山处处都是仙境。即如这些仙鶴麋鹿之类，任人撫摩，并不驚走。到处松实柏子，啖之滿口清香。真是美地，原來这个風暴，却为小弟而設。”多九公道：“此山景致虽佳，我們只顧前進，少刻天晚，山路崎嶇，如何行走？今且回去。明日如風大不能开船，仍好上來。林兄現在有病，我們更該早回才是。”唐敖正游的高兴，虽然轉身，仍是恋恋不舍，四处觀望。多九公道：“唐兄：要像这样，走到何时，才能上船？設或黄昏，如何下得山去？”唐敖道：“不瞞九公說：小弟自从登了此山，实在不想回去了。”多九公笑道：“老夫素日常听人說：讀書人每每讀到后来入了魔境，要变成‘書呆子’。尊駕讀書虽未变成書呆子，今游來游去，竟要变成‘游呆子’。唐兄快些走罢，不要斗趣了。”

两个人下了山，到了船上，林之洋因身上不爽，業已睡了。唐敖吃了晚飯，將衣囊收拾安置。次日轉过順風，众人收拾开船，唐敖却早

上山去了。等候到晚，呂氏不見唐敖回來，甚不放心；林之洋病在床上，聽見此事，也甚着急。次日，托多九公同众水手分路去找。众水手尋訪一日，毫無消息。林之洋病体略好，也支撐上去。一連找了几日，那有踪影。这日多九公向林之洋道：“前者林兄有病，老夫同他上山游了多时，他竟懶于下山。到了次日，并不約我，却一人独往。一定想住在此处，不再回去，我劝林兄不必找了。你就再找兩月，也是枉然。”林之洋听了，虽覺有理；但至親相关，何能歇心？仍是日日尋找。众水手也不知催过几十遍，要想回去，無奈林之洋夫妻务要等唐敖回來，才肯开船。

这日众水手因等的心焦，大家約齐，來至船中，向林之洋道：“这座大嶺既無人烟，又多猛獸，我們每夜提着器械，輪流巡更，还不放心，何況唐相公一人独往？今已去了多日，即不遭猛獸之害，就是餓也餓死了，何能等到今日？我們再不开船，徒然耽擱。趁着順風不走，一經遇了逆風，缺了水米，只顧等他一人，大家性命只怕都要送在此处了。”众人說之再再，林之洋只管搔首，毫無主意。呂氏在內說道：“你們众人說的也是。但俺們同唐相公乃骨肉至親，如今不得下落，怎好就走？倘唐相公回來不見船只，豈不送他性命？你們既要回去，俺們也不多耽時日，就以今日为始，再等半月，如無消息，任憑开船就是了。”众人無可奈何，只得靜靜等候，每日怨声不絕。林之洋只作不知，仍是日日上山。不知不覺，到了半月之期，众水手收拾开船。林之洋心犹不死，务要約了多九公再到山上看看，方肯开船。多九公只得同了上山，各处跑了多时，出了几身大汗，走的腿脚無力，这才回归旧路。行了数里，路过小蓬萊石碑跟前，只見上面有詩一首，寫的龍蛇飛舞，墨迹淋漓，原來是首七言絕句：

逐浪随波几度秋，此身幸未付东流。今朝才到源头处，豈肯操

舟复出游!

詩后寫着：“某年月日，因返小蓬萊旧館，謝絕世人，特題二十八字。唐敖偶識。”多九公道：“林兄可看見了？老夫久已說過，唐兄必是成仙而去，林兄总不相信。他的詩句且不必講，你只看他‘謝絕世人’四字，其余可想而知。我們走罢，还去痴心尋找甚么！”回到船上，將詩句寫出，給呂氏諸人看了。林之洋無可奈何，只得含着一把眼泪，听憑众人开船。蘭音望着小蓬萊惟有慟哭；婉如、若花也汨落不止。登时揚帆往嶺南而來。一路無話。

走有半年之久，于次歲六月到了嶺南。

统一书号：R10024·1360

定价：0.17元